

聖依納爵專輯

依納爵神恩 的理想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作者／保祿·顧定豪 (Paul Coutinho, S.J.)

編譯／李驥、張令意

繪圖／小俞

方濟·薩威、法伯爾及其他初期耶穌會士
所活出的依納爵神恩的「理想」，
今日仍具意義嗎？

現今的耶穌會士，

真能藉由「持續處於與天主親密共融的狀態」，
而在一切中找到天主嗎？

依納爵神恩 的理想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作者／保祿·顧定豪 (Paul Coutinho, S.J.)

編譯／李驊、張令憲

繪圖／小俞



The Ignatian Ideal

AND
JESUIT REALITY

By Paul Coutinho, S.J.
Translated by John Lee / Maria Chang

Copyright © 1999 by Gujarat Sahitya Prakash,
P. Box 70, Anand 388 001, India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第一章 導論	005
1.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007
2. 依納爵和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	010
3. 達到與天主親密結合的方法	011
4. 在服務天主中，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013
第二章 依納爵在《自述小傳》、《神操》與 《會憲》中的「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017
1. 《自述小傳》	020
2. 《神操》	026
3. 《會憲》：行事風格	035
第三章 聖方濟·薩威	047
1. 早年生活	049
2. 巴黎大學	050
3. 致命山的發願	051
4. 羅馬	053
5. 在葡萄牙的十個月	054
6. 使徒性的靈修：印度	055

7. 拓展天主的國	057
8. 日本	058
9. 印度—中國	060
10. 薩威的靈修	062
11. 受耶穌會滋養的靈修	067
12. 傳教士的基本心態	069
第四章 伯鐸·法伯爾	073
1. 生平	076
2. 使徒性的靈修	082
3. 法伯爾的靈修	095
4. 加深與天主關係的方法	101
第五章 依納爵的理想與耶穌會的現實	105
1. 鴻溝	112
2. 理想的可行性	123
3. 耶穌會今日的現實狀況	123
附錄 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的真實整合	129

【第一章】

導論



1.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在教會歷史、甚至人類歷史中，依納爵（Ignatius of Loyola）的重要性不只是他創立了耶穌會，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了一條通往天主的坦途（〈會典綱要〉1 號），和教導我們如何在這條坦途上與天主建立關係。這個與天主的特殊關係在《耶穌會會憲》第九編 723 號，論及總會長所應具有的優點中，有清楚的描述：「在所有的優點中，第一是在祈禱及一切行為中，同天主我們的主極親密的結合（union and familiarity with God）。」依納爵的這番描述，表達了他對總會長及其他所有會士的期許，同時也傳達他靈修的精髓，那就是：「與天主極親密的結合」。

初期的會士們都認為，依納爵在這裡所論及的理想總會長的圖像，事實上就是他的自畫像。鞏路易（Luis Gonçalves da Camara；《自述小傳》記錄者，請參閱《聖依納爵自述小傳·心靈日記》，光啟文化事業，1991 年 3 月初版）就作證說：「我常常偷偷地觀察會祖的行為，他的整個生命都很嚴謹地遵守了《神操》和《會憲》所

有的規則，特別是《會憲》中有關總會長的部分。」其他會士也曾說，會祖能夠很容易地在任何情況下轉向天主。納道爾（Nadal）神父（人稱之為「依納爵的心」）對此則是一針見血地說：「依納爵是行動中的默觀者。」

依納爵希望「與天主極親密的結合」成為耶穌會士的標記，並且成為一切行動力量的泉源。他認為評估會士的標準不在於外在的成就，而在於他們內在的意向和態度。因此，耶穌會士不是人們所想像的毫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勇敢的拓荒者，或是很有學問的專家；耶穌會士首先是天主的人，也就是說，天主就是他生命的一切。依納爵認為，是與天主親密的關係使我們的使徒工作更有效率，而不是別人眼中的聲望：「使工具與天主聯繫，並準備它好好地讓天主的手引領的方法，比準備它和人聯繫的方法更為有效」（《會憲》813號）。

依納爵認為，要派給一個人使命以前，需要使他充滿基督的精神，因此他才能宣揚「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會憲》134號），他的生命才能成為「愈顯主榮」。

依納爵與天主有極親密的關係，他也希望將這樣的經驗與其他人分享，而這也就成為他的終身使命。《神操》是他這終身使命中的一部分。《神操》的寫成，就

是為了幫助別人能夠達到與天主之間親密的關係。「《神操》……乃是將在他的心靈中認為有用的事，看來也能為他人有益，於是將它們寫出來」（《小傳》99號）。因此《神操》是一個工具，幫助人經驗到依納爵曾經體驗到的與天主親密的關係，同時《神操》也是一種方式，使人在體驗到這親密的關係之後，會向其他的人傳達這樣的恩寵。

因此，這個與天主親密的聯繫將會帶領人去傳播福音，而在傳播福音的同時，又會使人更深地經驗到這關係。因此，納道爾描述一個耶穌會士的祈禱是：將祈禱和默觀延伸到神聖的使徒工作中，在這些工作中，一個人會在內在的專注、平安和寧靜中發現天主，並有深深的喜樂和滿足。更重要的是，他會發現自己深深地被愛，即使是在非常平凡的工作中。因此，當人與天主有很親密的關係時，默觀和行動就不是兩件分開的事了，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成了祈禱。

依納爵的經驗成了教會的遺產，留給那些有志親近天主的人，特別是耶穌會士。方濟·薩威（Francis Xavier；或譯為沙勿略）與伯鐸·法伯爾（Pierre Favre）是最好的例子說明如何活出依納爵的理想。他們被依納爵親自



教導，並與他生活在一起，最終他們也都達到了這樣的理想，這可以從他們的生命和著作中得到明證（我們後面將一一論及）。當然我們沒有那麼幸運讓依納爵親自調教，但這並不意謂我們就達不到這理想；現代的雅魯培（Pedro Arrupe）神父為我們而言，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鼓勵我們奮力達到依納爵的理想。以下我們就簡單地談一談依納爵和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

2. 依納爵和天主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許多描述依納爵靈修生活的說法，其中最適合的大概要算是「尋找天主的朝聖者」。萊內斯（Diego Laynez；編註：第二任總會長）是這樣描述依納爵：「他是那麼的獨特，他與天主間的來往已經超越了所有的感官能力，似乎已經進入直觀的境界。」依納爵認為，與天主共融不只是在理智上思考著天主，而是在一個人的生命深處與天主合一，並滲透到生命中的所有層面。也就是經由效法基督的生命、死亡和復活，逐漸地與天主同化，最後轉變成像聖保祿所說的，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內生活。

要達到這樣親密的結合，一個人首先要看出自己的「受造性」，所有的一切都來自天主，而且天主在所有的受造物之內，所以天主也在我內（《神操》235 號）。所有受造物都因天主而存在，就像光線來自太陽一樣（《神操》237 號）。依納爵的這個基本經驗是來自茫萊撒（Manresa）的深刻體驗。依納爵寫信給博日亞（Francis Borgia）說：「當人把自己的一切奉獻給天主後，他會很有神慰地獲得一種親密的認知，就是知道永生的天主以祂無限的存有，臨在和支持一切的受造物。」當一個人有這樣的基本態度時，他就會在一切受造物中發現天主，並且體會到天主是一切受造物的終向。因此身為受造物，理應完全為天主而活，就如依納爵在《神操》的〈原則與基礎〉中所描述的一樣。

3. 達到與天主親密結合的方法

依納爵不認為只靠長時間的祈禱，就會獲得這種親密的關係。這樣的看法與當時的觀點有所出入，當時一般人認為，要看一個人有多神聖，就要看他祈禱時間的長短。例如當時有兩個西班牙的會士就寫信要求依納爵



准許他們獨居七年，好能深深地祈禱。在葡萄牙的會士也寫信要求能增加祈禱的時間。依納爵對這樣的要求沒有同意過，他回信說：「如果祈禱是向天主祈求更適合的事，或從更普通的定義來說，是經由謙遜熱誠的情感而更歸向天主；那麼，如果這些能在兩小時、甚至半小時之內達到，為什麼你們覺得少於兩小時或一小時的祈禱就不是祈禱了呢？」

依納爵認為，祈禱本身是好的，但是有些人作長時間的祈禱，只是為了滿足自私的需要。他說，很多長時間祈禱的人，最後卻變得很頑固。依納爵認為祈禱的目的不是祈禱本身，也不是為了自己的益處，或是獲得甜蜜的神慰，而是為了增加自己內心對天主的認識，並因此而放棄自己的私意。當一個人愈認識天主，愈與天主結合，就愈意識到，一切只有在天主內才能找到存在的意義（不是知道得多，而是體會得深更能滿足靈魂）。因此依納爵認為一個人是否有聖德，不在於祈禱的長度，而在於體會天主的深度，和自我捨棄與克己的程度（〈原則與基礎〉）。依納爵曾說，如果是一個真實克己的人，一刻鐘的祈禱已經能使他與天主共融了。「原來每個人都應該知道，人愈擺脫個人的私愛、私意和私利，在一

切事上便愈有進步」(《神操》189 號)。因此，一個人愈對天主開放和慷慨大方，就愈能更深地與天主合一(《神操》5 號)。(編註：依納爵在這裡所謂的克己，並不側重隱修傳統中所說的，藉著苦行來克制肉體的慾望，比如說打苦鞭和長期齋戒，而是強調靈修中的自我謙抑和自我超越。)

依納爵並不是反對長時間的祈禱，他只是強調，我們應該在任何情況、任何時間下與天主親密的結合。正式的祈禱(formal prayer)為的是讓人得到光照和力量，好能真正成為自我捨棄和克己的人。因此，當依納爵遇到難題的時候，例如寫《會憲》關於貧窮的規則，他總是不斷地祈求天主的指引，讓他不隨從自己的私意，而只聽從天主的旨意。

4. 在服務天主中，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依納爵認為，只有經由祈禱(當理智和意志都與天主聯合一致時)，才能在生活中真正地服務天主；也就是說，我們的每一項使徒工作都應該是由祈禱所激發、被祈禱所支持，以及在祈禱中滿全。依納爵也理解，天



主主動推動人，以實現祂對人類的救恩計畫，這救恩行動持續不斷地在我們的世界中進行，而基督的苦難就是這神聖救恩行動的高峰。因此，與天主結合就是與天主的救恩行動結合。這樣的思想在《神操》的君王瞻想中表達得非常清楚：「誰願意跟隨我，應該與我（*conmigo*）一起勞苦工作」（《神操》95 號）。就是藉著自我捨棄和克己，將自己奉獻給天主，讓天主來引領他的行動，因此他的行動就是天主在他內的行動。（我生活已經不是我生活，而是祂在我內生活。）從這種祈禱中發展出來的行動，就成了永不止息的行動，因為，是那永不止息的天主，為了人類的救恩，經由人的行動，在這個世界中行動和工作。

依納爵相信，人受造的目的就是為了參與天主的救恩行動，這救恩行動對每一個人來說，就是拯救自己和近人的靈魂（參考《會憲》3 號；《神操》23 號）；若要成全這救恩行動，一個人必須要能與天主親密的結合（跟隨祂，與祂一起工作）。因此，與天主結合、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遠比用人的方法更能服務天主、拯救靈魂。也就是說，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將帶給人內在的恩賜，使人能有效地運用外在的才能，追求人生的目

的（參考《會憲》813號）。

依納爵是如此地與天主結合，因此祈禱不只是他生活中最主要的事，而且，他的整個生命本身就是祈禱。依納爵與天主的結合，體現在行動中就如同在祈禱中一樣。依納爵的祈禱和行動不是兩件事，他的行動來自他的默觀祈禱，而且是在默觀中完成；也就是說，依納爵的默觀是經由他的行動一直持續著。如果一個人的祈禱影響他參與天主的行動，或是一個人的行動使人遠離了默觀天主，那麼他就還沒有達到依納爵的理想。納道爾對此的詮釋是，耶穌會士首先應該是默觀者，而且除了默觀，沒有別的。黎巴代乃拉（Petro Ribadeneira）也說，依納爵希望耶穌會士們不只在祈禱中發現天主，他們也應該在行動中找到天主，而且，他們的行動就是他們的祈禱。依納爵喜歡這樣的祈禱更甚於延長祈禱的時間。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這種靈修方法，是來自依納爵的親身經驗，而在他的《小傳》、《神操》和《會憲》中，自然地顯示出依納爵自己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發展過程。以下我們就簡要介紹在上述三著作中依納爵的「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第二章】

依納爵

在《自述小傳》、《神操》與《會憲》中的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關於依納爵的內心朝聖旅程，留下來的最重要文件當屬《自述小傳》，因為這是依納爵「把他靈魂上，直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心情，統統述說出來」（《小傳》，〈會祖依納爵的操行〉1 號）。而納道爾深信「沒有什麼比這事使會祖更能幫助本會，這正是奠定本會的基礎」（《小傳》，〈會祖依納爵的操行〉4 號）；而且他認為，《小傳》就是依納爵的遺囑，藉著《小傳》，依納爵要告訴他的追隨者天主如何召喚他們，並提供他們一條邁向天主的坦途（《小傳》，〈納道爾神父的序文〉第二段）。

《小傳》只記錄了 18 年，從 1521 年依納爵作戰受傷開始，到 1538 年初期夥伴將自己置於教宗的權下為止。依納爵生命最後的 17 年並沒有記錄在《小傳》中，而這段時間對了解依納爵的靈修經驗也非常重要，因為《小傳》中說：「在熱誠上常增進，就是容易找到天主，現在比一生任何時間更是如此」（《小傳》99 號）。因此，參考《神操》和《會憲》也非常重要，因為這兩部著作都呈現出依納爵的靈修經驗。



1. 《自述小傳》

在羅耀拉的皈依

因為作戰受傷，依納爵十個月躺在床上，閱讀《基督傳》和《聖人傳記》，以及作白日夢。也許依納爵更受《聖人傳記》的吸引，因為它的體裁是以描述英雄的方式來敘述聖人的故事。

從閱讀和作白日夢中，他開始學習分辨神類並悔改。他的改變很大，連他的家人都看出連他的心靈也變化了（《小傳》10號）。他願意效法聖人的生活，並決心去耶路撒冷。

依納爵受魯道爾夫（Ludolph of Saxony）的《基督傳》（*The Life of Christ*）影響很大，在離開羅耀拉的時候，他所帶的筆記中就抄寫了《基督傳》中許多的篇章。首先他到蒙賽辣（Montserrat）聖母像前守夜，為的是獲得朝聖的力量。然後他以三天時間辦了總告解，之後脫去他的衣服，穿上基督的武裝，並把衣服送給一個乞丐

（《小傳》17, 18 號）。

他以前對外貌過份在意，現在則完全不管；心中有不同神類的推動，也不知如何對待，因為他當時「對心靈內的事毫無認識」。之後，他慢慢地感受到心靈的變化，但是仍不清楚這樣的新生活是怎麼一回事。後來他有了頑強的心窄，使他產生了自殺的意念，在這過程中，好像天主願意讓他看到，如果一個人依賴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將會是多麼愚蠢、多麼沒有希望！幸好天主的仁慈驚醒了他的這個迷夢，為他解除了心窄病。從此之後，他放棄了自我掌控，完全讓天主帶領他的生命。

芒萊撒（Manresa）的基本經驗

他經驗到天主三位。這經驗是這麼地強且存留其內，「致使他一生，幾時向至聖聖三祈禱時，便感受到極大的熱愛」（《小傳》28 號）。

他經驗到天主創造。在這經驗中，他「看見」整個世界由天主而來，又回到天主那裡去。因此他意識到，自己身為一個受造物，是完全地依賴天主，並且只屬於天主。從此之後，他就學會了在萬物中愛天主，也在天



主內愛萬物；只有天主是絕對的，其他的一切都是相對的（參考雅魯培神父著，《依納爵神恩中的聖三奧蹟》，光啟文化事業，1993年初版）。

他經驗到基督臨在至聖聖體內。對這經驗，他沒辦法好好地解釋。

他多次經驗到，或「看到」基督和聖母的人性。

他的這些經驗在卡陶內（Cardoner）溪畔的「神見」中達到頂點。神見的豐富遠遠地超過依納爵後來所有學習的總和。依納爵總不懷疑這些神見，並且甘願為這些神見而殉道。

這些就是依納爵靈修生活中的基本經驗。在茫萊撒的十個月當中，「天主對待他，就像學校的老師對待他所教育的一個兒童一樣」。在天主的帶領下，他放棄了不修邊幅的態度，放棄了守齋，並且開始幫助別人。這些顯示出依納爵開始把他的意志配合天主的意志；也就是說，依納爵從效法聖人們的外在行動，進步到深信只有天主是他生命的中心。而就在此時，依納爵寫下了一些靈修的操練，此即為《神操》的雛形。

當依納爵與天主的關係愈來愈親密時，他去耶路撒冷朝聖的渴望也愈來愈強；他認為在耶路撒冷，可以與

天主更加親密，並且可以幫助別人。於是他什麼也沒有帶，就往耶路撒冷朝聖去了（《小傳》45 號）。1523 年，依納爵到了聖城，感覺心中充滿熱忱。但是因為當地方濟會省會長堅絕拒絕了他的請求，他「曉得留在耶路撒冷不是天主的聖意」，因此「認為更好是先讀些書才來協助人靈」。於是，經由協助人靈來服務天主，就變成他日後的行事方針。

此時，讀書成為天主的旨意，一切妨礙讀書的事都應該放棄，因此他放棄了完全貧窮的生活、嚴厲的守齋和補贖，甚至也放棄了那些使他讀書不專心的「神慰」（《小傳》55 號）。但是在不影響學習的情形下，他仍然持續地作些「協助人靈」的工作，「藉此養成光榮天主的習慣」（《小傳》57 號）。（編註：耶穌會讀書修士從事使徒工作的傳統即由此而來。）

在巴黎分享他的經驗

依納爵知道沒有什麼事可以阻礙他協助人靈的心願，即使在沙拉曼卡（Salamanca）坐牢，他也沒有喪失這志向。



後來宗教裁判所判決他在四年之內（即在完成學業之前），不可再從事協助人靈的工作。為了能繼續協助人靈，他乃決定去巴黎繼續讀書，並且聯絡同志。不過為了不再被裁判所的人打擾（這會影響學習），他決定縮小使徒工作的範圍，只給一些看來有希望的人講授《神操》，而不從事公開的宣講（《小傳》70, 71 號）。

在去巴黎以前，依納爵也有幾個夥伴，不過後來這些人都沒有繼續他們當初的志向。可能的原因是，「依納爵那時帶領神操還不是很有經驗」，因此那些夥伴的「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經驗不深。經過以前失敗的經驗，依納爵成功地在巴黎聚集了其他六位夥伴，這些夥伴開始效法他過神貧的生活，並在祈禱中將他們自己完全獻給耶穌基督。

這一夥人，都是經由神操而將自己的生命深深地根植於「與天主親密結合的關係中」，他們不只是一群分享友誼的夥伴，更是分享「協助人靈」使命的夥伴。

在 1534 年聖母升天節，他們這一群人發了貧窮和貞潔願，並且願意終其一生到耶路撒冷去協助人靈。但是如果是在等待的一年期間，沒有船去耶路撒冷，或是不能留在聖城，那麼他們就把自己置於教宗權下，隨他派遣

到更能光榮天主的地方去（《小傳》85號）。

後來果真因為沒有船而去不成聖城，所以他們向羅馬進發。在路上，本來依納爵可以思考許多事，例如這個團體何去何從等等，可是他只向聖母祈求一事：「將他自己與她的聖子結合在一起」，由此便反映出，依納爵真的是和天主親密結合在一起了。

這時他們自稱為「耶穌的夥伴」，這名稱也顯示出，他們是以耶穌為首，只願意侍奉耶穌一人。也是「與耶穌結合在一起」這個原因，使夥伴們聚集成一個團體，一個以耶穌為領導的團體。

生活方式的肯定

在往羅馬的路上，依納爵在拉斯道達（La Storta）小堂有了一個重要的神視。他「感覺在他的心靈內起了很大的變化，清晰地看見了天主聖父使祂的聖子基督與自己結合為一」（《小傳》96號）。這是天主對他長期所求的恩惠之肯定。因此，在羅耀拉萌芽的皈依、在茫萊撒的基本靈修經驗、在巴黎聚集那些志同道合並且一心一意想協助人靈的夥伴團體，和這團體的生活方式，此



時在拉斯道達小堂中，藉著「與基督結合在一起」的神視，獲得了完全的肯定，同時也顯示出這一夥人真的是完全渴望與天主親密結合。

依納爵後來在羅馬時，曾說茫萊撒的時期為他來說是幼兒期。他這樣說是因為，他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從那時起就一直不斷地在增長。當他達到高峰的時候，天主就邀請他邁向另一個高峰，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他說：「在熱誠上常增進，就是容易找到天主，現在比一生任何時間更是如此」；「他每次願逢到天主，便逢得到」（《小傳》99號）。由此可以看出，依納爵是真真實實地與天主完全親密的結合了。

2. 《神操》

神聖的根源

依納爵走向與天主親密結合的這個經驗，既是屬於個人的，又是屬於普世的。因為這經驗使依納爵個人與天主有愈來愈深的關係，同時天主也藉著依納爵，把這

恩寵通傳給其他願意效法他的人。

從皈依的開始，依納爵就不斷地把那些他認為也會對別人有幫助的反省記在本子上。這些記下來的材料，日後就成了《神操》，依納爵使用它來協助人靈，使別人也能經由這條坦途，而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神操》的寫成不是學術上研究的結果，而是天主直接通傳給依納爵的靈修經驗。也就是說，《神操》是依納爵皈依過程和生命中決定性的改變之記錄。《小傳》99號這樣記載：「……特別對選擇，是他還在羅耀拉養傷時，由神類和思想的差異演繹出來的。」同時，《神操》也不是一氣呵成的，它隨著依納爵與天主關係的進展而逐漸發展，終於在1548年付印成書。納道爾也說，依納爵將他的經驗記錄下來，後來在研讀神學之後，又加入不少新的材料，並且把這些資料重新加以編排，便成為目前的《神操》。

人的影響

《神操》主要是來自天主的通傳，但是也受到人的影響，特別是在條理和語句方面。在許多人的影響中，



最重要的可說是依納爵在療傷時所看的那本魯道爾夫的《基督傳》。

魯道爾夫強調，基督是救恩的基石，這是貫通整本書的主題。他希望讀者在看了這本書之後，會因為不斷地與基督同化而得到生命的轉變，而救恩就在於絕不離開耶穌，因為祂是得救的唯一方法。因此一個悔改的人，就應該不斷地藉著效法耶穌，而與耶穌愈來愈親密。

他要求讀者不要快速閱讀，而要每天看一段，然後慢慢地品嚐體會，好能與天主親密的結合。而這也正是依納爵建議作神操的人所用的方法。魯道爾夫也要人默觀基督的奧蹟，例如：「臨在耶穌誕生的地方……跟著賢士一起走上旅程，並與他們一起朝拜耶穌……幫助耶穌的父母照料耶穌……與門徒們一起，陪伴在耶穌善牧的身邊」。

魯道爾夫又說：「如果你要從耶穌的行實中得到益處，你需要將所有關心的事放下，然後以你心中所有的情感，慢慢地、專注地品味，將自己置身於該段經文中，想像自己就像在現場，以自己的耳朵聽祂、以自己的眼睛看祂；因為這一切對一個渴望祂的人是那麼地甜蜜。雖然經文所敘述的事情發生在過去，不過你卻可以默想

它們，就如同現在發生一樣，如果你這樣做，將會得到很大的喜樂」（魯道爾夫《基督傳》的〈序言〉，請與《神操》2, 69, 214 號作比較）。魯道爾夫繼續說：「你應該常常回到基督的主要奧蹟中，例如降孕、誕生、割損、向外方人顯示祂自己……因為這些主題帶來特別的記憶、回想、操練，和神慰。你應該以盡力效法基督的心情來讀基督的傳記，因為如果不效法耶穌，你便不會從閱讀中得到太多益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魯道爾夫的方法就是：閱讀應該成為祈禱；在祈禱中將自己置身於基督的奧蹟中；內心細細品味這些奧蹟；讓這樣的經驗滲透到每一天生活的各層面；繼續不斷地重複這過程，直到使自己完全融入基督的奧蹟之中。

事實上，依納爵就是跟隨這樣的方法，最後他在《小傳》中說：「每次願逢到天主，便逢得到」；因此，依納爵成功地達到在萬物中發現天主的境界。

從默觀到靈修操練

在依納爵的默觀操練中，被默觀的客體（基督的奧



蹟)成了推動人的力量，並且影響一個人的所有層面和所作的決定。人的心思念慮完全被默觀中的主題所吸引，因此渴望愈來愈親近基督。依納爵相信，如果人的私慾偏情成了默觀中的主題，那麼就會使人不自由，並因此阻礙他與基督同化。奉行神操的主要目的就是「準備整理靈魂、驅除邪情，好能認清天主的聖意，以便調整自己的生活」（《神操》1 號），如此一來，人就能與天主有親密的結合。

依納爵又說：「奉行神操的人，如果開始時便以慷慨的心胸，將全部的意願和自己奉獻給造物主，聽憑祂隨意處理他和他所有的一切，為能最好地侍奉祂，這樣一定為他很有益處」（《神操》5 號）。

第一週：基本的心態

第一週的動力就在幫助操練者「將全部的意願和自己奉獻給造物主，聽憑祂隨意處理他和他所有的一切」。經由五個操練，人意識到天主無限的愛，因著這愛，人可以大膽地承認自己的罪，並歸向救主天主。因為是耶穌的死亡戰勝了罪惡，因此所有有關罪的默想都必須把

十字架上的耶穌放在心中。從第一個默想操練開始，依納爵就要求操練者面對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神操》53 號），並因此經驗到「慚愧與羞恥的真情」（《神操》48 號），及「驚奇的喊叫」（《神操》60 號）。因而在意識到自己的罪的同時，人更意識到基督是我的唯一救主，祂應該成為我生命的中心和唯一追求的對象。

但是要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單單意識到自己的罪和耶穌基督是我的救主還不夠，還需要對基督有更大的熱誠。因此依納爵在後來的操練中，提供操練者默觀基督生命的奧蹟，好使操練者能夠「內在深深地認識那為我而降生成人的吾主耶穌，為能更加愛慕、追隨祂」（《神操》104 號）。

第二週：選擇

在第一週和第二週的過渡之間，依納爵設計了一個〈基督君王的瞻想〉，在這個操練中，操練者再一次被邀請答覆第一週的問題：「我應該為基督做什麼？」（《神操》53 號）事實上依納爵已經在這裡提供了最好的答案，就是「與我一起」（*conmigo*）；我該做的事就



是與耶穌基督在一起。耶穌君王邀請我，祂不是說「像我」一樣地工作，而是「與我」一起工作，而祂的工作就是救贖的工作，就是建立天國的工作。只要與耶穌基督在一起，祂吩咐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其他的一切，例如自己的喜好、別人的批評，都變得不重要了。而這也就是第一週所設想要達成的態度：「將全部的意願和自己奉獻給造物主，聽憑祂隨意處理他和他所有的一切」，這也就是〈原則與基礎〉的態度。因此「與我一起」是真正進入《神操》的核心概念。

為了要與耶穌基督一起，操練者必須先要有完全自我捨棄的態度，然後需要深深地認識吾主耶穌。而這點就是第二週所關注的重點。因此依納爵要操練者默觀基督的「生命奧蹟」（不是生命歷史），並且就像在現場那樣地參與基督的奧蹟。

面對基督的生命時，一個人無法不作出決定：跟隨基督或是轉身而去！為了準備奉行神操者能夠作出符合福音勸諭的決定，依納爵提供了幾個操練。首先是〈兩旗默想〉，它讓人在「理智」上看到善與惡、生命與死亡的區別。接下來是〈三種人〉，它讓人在「意志」層面只願意選擇那些能夠更光榮天主的事。然後是〈三級

謙遜〉，它幫助人淨化「心靈」，選擇與基督一致。經由理智、意志和心靈的淨化，一個人才能作出光榮天主、服務近人的選擇。

第三週：與基督一致

在第二週中，操練者作了選擇，願意將耶穌的價值觀生活出來。在這第三週中，操練者藉著默觀和經驗耶穌的苦難奧蹟（「一覺醒來，便當想我要往何處去？去做什麼？」；《神操》206號），再一次肯定自己在第二週中所作的選擇：完全與我的救主在一起、一致，不管是操勞、貧窮、光榮，還是苦難！因此依納爵繼續第一週53號的問題，在第三週的第一個操練就說：「設想祂受這些痛苦都是為了我的罪；我為祂應該做什麼？受什麼苦？」（《神操》197號）

依納爵藉著這個問題和本週其他的默觀，幫助操練者深深地進入耶穌的心，體會祂對自己的愛，而不只是停留在表面的悲傷、痛苦情緒中。當操練者進入耶穌的心和體會祂的渴望時，就會再一次發覺，沒有什麼比「與祂在一起」更重要的事了；藉此，操練者也就更進一步



與他的救主基督結合在一起。這也就是依納爵在第二個操練中所要祈求的恩寵，也是第三週所要達到的目標：「與痛苦的基督同苦，與憔悴的基督一同憔悴」（《神操》203 號）。

第四週：消融在聖三奧蹟內

當操練者經驗到耶穌基督的復活時，他與基督之間的關係一定會有增無減，就如當年門徒們與復活基督的來往經驗一樣。藉著默想復活的奧蹟，操練者所渴望的只是在基督的光榮喜樂中，「與祂在一起」。換句話說，「與現在復活的基督在一起」，讓我喜樂非常。

基督在第三週暫時消失的神性，此時又輝煌地顯現出來，而且在這神性中，反映出神聖的天主聖三；因此依納爵稱呼基督為「造物主和救主」（《神操》229 號），並說祂「擔任安慰者的職務」（《神操》224 號）。因此依納爵希望操練者能在基督內找到安慰及平安，也就是說，能消融於聖三之中。

最後的操練〈獲得愛情的默觀〉，可以說是第四週和全部《神操》的高峰，它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繼續默

觀天主教在萬事萬物中的臨在。由於已經有了神操的經驗，操練者可以經由「在萬物中愛慕、侍奉天主」（《神操》233 號），而在祂內獲得安慰及平安，並且在祂內重新發覺萬物的真正價值（《神操》237 號）。當萬物的價值被發現和提升之後，操練者又會再一次更內在地理解天主的救贖行動，如此形成一個生生不息的迴圈，並愈來愈與天主親密地結合（〈獻已頌〉，《神操》234 號）。因此，這結合不是在抽象的思考中，而是親密地結合於天主教在這個世界的自我表露、自我行動中（天主對世界的救恩行動）。

3. 《會憲》：行事風格

《神操》是由依納爵的生命經驗所寫成，《會憲》也是。《神操》是依納爵在與天主來往的經驗中，把他認為對別人有益的事記錄下來；《會憲》則是在祈禱的氣氛和享見許多「神視」的情況下寫成，且獲得天主的認可（《小傳》100, 101 號）。這兩部著作都可以說是依納爵和天主共融的成果，不過其中比較顯著的分別是，《神操》比較針對個人的信仰歷程，而《會憲》則是為



一群願意與天主親密結合，並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而團結在一起的人（亦即耶穌會士），所提供的行事準則。

初期的耶穌會士相信，天主賜予會祖依納爵的恩惠，也通傳給整個耶穌會。依納爵所接受的奧祕經驗是為個人的，同時也是為普世的；同樣，耶穌會經由依納爵所得到的恩寵不只是為耶穌會，同時也是為普世的。換句話說，加入耶穌會，不只是為了自己的成全，更是與天主的救恩計畫合作，將天主的救恩帶給所有的人（《會憲》3 號）。如何在團體中活出這樣的生命呢？依納爵將在《會憲》中為所有的耶穌會士陳明這種生命的行事風格。事實上這種行事風格就是從依納爵的靈修和使徒經驗中衍生出來的，因此若要活出這種風格，一個人必須像依納爵一樣，「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神聖的根源

每當有人問依納爵為什麼在《會憲》中，寫下這個或寫下那個時，他總是回答：「這和我在茫萊撒的經驗有關。」納道爾也說，依納爵總是把茫萊撒的經驗當成他權威的來源，因此《會憲》的寫成自有其神聖的根源。

他人的影響

雖然《會憲》的基礎來自天主直接通傳給依納爵的靈修經驗，但這也不否認依納爵受到他人的影響。當依納爵還在茫萊撒的時候，除了魯道爾夫的《基督傳》深深影響他之外，還有另一本書《師主篇》（*Imitation of Christ*；光啟文化事業，1956年初版）也影響了他。依納爵曾對鞏路易神父說，在讀了《師主篇》之後，他不會再想讀其他熱心的書了。依納爵也曾建議他身邊的人，一天讀該書一章。鞏路易神父甚至說，要效法依納爵最好的辦法就是將《師主篇》一書的內容加以實行。

《師主篇》提到，要效法基督，就要與基督結合，這正是所有人的目的和終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包括：自我捨棄、割捨這個世界、以開放的態度讓天主在我們的心中工作、不被私慾偏情所束縛、以純正的意向回應在萬物中的天主，並與天主親密地結合。因此，該書建議所有的人都應該將希望和信賴，單單建立在天主身上，並在天主內找到安息。該書認為，最阻礙人與天主結合的，就是「自私的愛」（self-love），因



為它使人不願意克己，因此沒辦法領受天主的恩寵和進入與天主的親密關係中。

從熱心到行事風格

我們不知道是《師主篇》一書影響了依納爵，還是依納爵的靈修經驗剛好符合此書；無論如何，上一節所提到的主題在《會憲》中是很明顯的。《會憲》和《師主篇》都是經由一步一步的過程，達到與天主親密結合和侍奉天主的最終目的。

依納爵在寫《會憲》的時候，已經有了「主內的夥伴」，因此《會憲》中也呈顯出初期夥伴的經驗。依納爵希望藉著《會憲》，使後來加入耶穌會的人，也能一步一步地走上初期夥伴的經驗：「最初加入本會者，曾在這樣的貧困中受過考驗，物質的缺乏更大，後他們而來的，當設法盡可能達到他們所達到的地步，甚至在主內更前進才好」（《會憲》81號）。

依納爵在《會憲》中對剛加入耶穌會的人就已經提出了「與天主親密結合」的重要性，隨著培育的進展（錄取會士、促使其前進、分配到吾主葡萄園內工作），這

個主題也不斷地加深。在這些階段中，依納爵認為自我捨棄、不被私慾偏情所束縛，和純正的意向是達到「與天主親密結合」的方法。

收錄的基本態度

由於耶穌會士的生活就是要活出初期夥伴的經驗（這經驗是天主首先通傳給依納爵，再由依納爵傳給初期夥伴的），因此依納爵認為：「除了具有本會為天主的光榮所要求的那些天賦者，不可錄取」（《會憲》144號），也就是說，只能錄取那些「決心棄絕世俗，完全侍奉天主的人」（《會憲》53號）。因此為了收錄一個人，耶穌會和申請者雙方都必須誠實以對，好使「雙方在主前彼此更清晰地了解……這都是為天主的光榮」（《會憲》18號）。因而，「有似乎不能克服的癖好或心情」（《會憲》179號），就成了第一個不能收錄的理由；而「無可救藥地冒犯天主尊威的偏情或惡習」（《會憲》210號），也構成開除要件的第一個理由。

另外，在依納爵的心目中，純正的意向（完全只為天主而活）也同樣重要。在描述了耶穌會成立的目的之



後，依納爵馬上告訴請求進會者說：「所有的一切善功……應當純粹為侍奉祂而作」（《會憲》4號）；而「缺乏應有的進會之正直意向，攙雜著本性的目的」的人應該予以開除（《會憲》180號）。依納爵說：「所有的修士，不但對自己一生的身分，並且對一切個別事項，都該努力保持純正的意向」（《會憲》288號）。

為了要達到耶穌會的理想（完全棄絕世俗和保持純正的意向），依納爵所提供的方法就是：「當淬礪奮發的是，依賴主祐盡力消除自己的私意，並在一切事上不斷克制自己」（《會憲》103號），如此才容易在神修上達到完美的程度。

介紹與天主結合的方法

當申請入會者被收錄進入初學院後，培育者的責任「應是更幫助他們放棄自己」（《會憲》289號），而初學修士則應該「努力保持純正意向，……當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盡量擺脫對任何受造物的貪戀」（《會憲》288號）。為了要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首先應該練習的，就是「設法在別人身上認出天主的肖像來，而加以

讚美」（《會憲》250 號），如此「由他們的善表及靈修的談話獲取觀摩，而在主內進步」（《會憲》247 號）。

然後依納爵按照初期夥伴的經驗，要求初學生經歷六個考驗。第一個考驗是《神操》，接下來的五個就是測試及加深藉由《神操》所得到的恩寵；這恩寵就是「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也就是在每天生活中，完全地捨棄自己、信賴天主，並且在萬物中發現、侍奉天主。

增進靈修上的進步

初學結束之後，修士就開始展開為準備鐸職所需要的學習，並進一步加強靈修的進步，好能「在侍奉天主的道路上努力前進」。此時靈修上的進步不是看神慰的多少，而是看他們修成多少「真實而堅固的德行」（《會憲》260 號）；為達到此目的，修士們「首先當努力保持心靈的清潔和求學的純正意向，除了天主的更大光榮和人靈的益處之外，別無他求」（《會憲》360 號）。而培育者也應該留意修士，使之「不要因求學心切，而使愛慕堅實德行和修會生活的心火低落」（《會憲》340 號）。



在培育中的會士需要「認真而恆持不懈地用功」（《會憲》361 號），而範成的會士也有很繁忙的使徒工作，因此不會有很多時間作正規的祈禱。所以依納爵在一封信中說：「會士應該練習在萬事萬物中找到天主的臨在，例如在他們的談話中、散步中，在他們所有看到的、聽到的、嘗到的、理解到的等等一切行動中，體會到天主的臨在和力量。」

強化靈修的基礎

依納爵從他的經驗中體會到，若要光榮天主、服務人靈，會士「當是生活聖善及受過充分教育者，方能相稱這樣的職務」（《會憲》308 號）。因此一個耶穌會士必須在初學院學習堅實的德行，然後在神學院也勤奮地學習，最後在第三年卒試時，再一次將這兩者完美地聯繫起來。依納爵訓誨卒試者說：「在心靈訓練所中勤謹地，在能導致更謙遜及更能拋棄一切感官之愛、和一切私情私意的事上鍛鍊自己，為能更加認識、愛慕天主」（《會憲》516 號）；也就是在初學院已經開始的與天主結合，現在利用第三年這段安靜的時間加以強化。

在這個心靈訓練所中，卒試者需要準備好自己，因為一個範成的會士可能會被派到世界的任何地區（端看在哪裡更能侍奉天主），而且也常常會住在其他信仰傳統的文化中，因此很可能缺乏正規的靈修滋養。此時在培育期間所培養成的「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在一切事物中愛慕天主」就成了生活力量的泉源；因此，如果「對克制自己及其他會士應有的德行，未能獲得相當的證明者」，應當延緩其發願的時間（《會憲》518號）。只有那些「對德行及自我捨棄精神，經過種種考驗，足為楷模而令眾人滿意者，方可准發願」（《會憲》819號），因為「必須先成己，然後才能幫助別人謀求天主更大的光榮」（《會憲》516號）。

分配到主的葡萄園內工作

服務基督，成為祂使命的僕人，是依納爵的渴望，這渴望在《神操》的〈兩旗默想〉中表達出來，最後在拉斯道達小堂的神視中為聖三所肯定。在這神視中，依納爵被收納，為天主聖三服務，特別是與背著十字架的基督在一起。這由天主所通傳給依納爵的神恩（並由他



傳給其他夥伴），也成了初期夥伴團體的特徵：藉由基督、協同基督、在基督內，去侍奉天主聖三。因此，依納爵深信，這個夥伴團體只能以「耶穌」為名。

耶穌在旅途中的教會內有其代表，那就是教宗，所以，耶穌會在服務和使命上，特別以第四願來表達對「宗座的更大熱誠，和更加拋棄我們的私意」（〈會典綱要〉3 號），同時也為那些「為天主更有光榮，為人靈更有益處」之事服務（《會憲》603 號）。因此耶穌會士需要保持機動性，以便隨時答覆教宗的派遣；也就是說，他們需要放棄自己的意願，將自己置於主基督和教宗的權下，完全信賴天主的安排。

經由服從教宗，他們可以找到天主的聖意，並將自己結合於天主的上智。我們在這裡再一次看到，自我捨棄及完全信賴上主，是與天主親密結合、答覆使命、救助人靈的必備條件。

保持和推進耶穌會

如同依納爵自己的皈依經驗和初期夥伴將自己置於基督代表的權下，他們不知道下一步是什麼，不過他們

把希望完全放在天主手中，甚至，放在教宗（人）的手中；如此，天主親自領導了耶穌會，並且使耶穌會成長茁壯。初期夥伴相信，是耶穌自己召叫了每一個夥伴，把他們聚集起來，建立了耶穌會，因此他們也只應仰望天主來保存和治理它，繼續把所有的希望放在天主身上（《會憲》134,812號）。也就是說，天主是耶穌會和每一個耶穌會士的源頭、繼續和終向；無論是全體耶穌會或是每一個耶穌會士，都應該完全信賴祂，並將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祂的手中，為了更讚美、崇敬和侍奉祂（《神操》23號〈原則與基礎〉）。實際上這樣的態度就是耶穌會得以保持的基礎和向未來推進的出發點。

對依納爵來說，完全信賴天主，將自己的生命交在祂手中，意謂著將自己的生命結合於天主的生命；因此，實際上不是這個人在行動，而是天主藉著這個人在行動，並藉著這個人將一切恩寵通傳給這世界和其他的人（參考《神操》15號）。當一個人愈能放下私意，全心信賴天主，並與天主親密結合時（意向純正），愈能在這個世界中傳達天主的聖寵和恩賜。



小結

經由《會憲》的敘述，與天主親密的結合是耶穌會士培育的重點，同時也是耶穌會士的生活方式和行事風格。依納爵希望，經過如此的培育，每一個會士都能成為天主手中順服的工具，在祂內找到生命的泉源和使徒工作之目的，並且很容易地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光榮天主。

依納爵自己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經驗，激勵了他生命中所有的行動，而初期會士因他的榜樣和教導，也學習這樣的靈修途徑，薩威和法伯爾便是兩個最好的例子。以下將以這兩位初期會士的言行，來說明他們如何活出依納爵的理想。

【第三章】

聖方濟・薩威



薩威可能是自保祿宗徒以來，最偉大的傳教士。大家所津津樂道的有關他的成就是：在東南亞各國傳揚福音、首先把福音帶到日本、企望使中國福音化。但是事實上他最大的成就卻發生在他還在巴黎讀書的時候。那時他在依納爵的挑戰和引領下，逐漸地進入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中，而這親密的關係帶給他傳揚福音、救助人靈的推動力。

以下將漸次介紹他的早期生活、他如何受依納爵影響、如何繼續發展他與天主之間親密的關係。他的書信將幫助我們看出他生命和使徒工作中的依納爵靈修精神，而成為他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佐證。

1. 早年生活（1506-25 年）

薩威於 1506 年生於西班牙納瓦爾省（Navarre），他是家裡最小的孩子。這是一個非常虔誠的家庭，家訓是「更熱切地崇拜上主」。家中設有聖堂，在其中有三個司鐸任職；薩威由他們學習拉丁文並接受了初期的教育。十歲那年，納瓦爾省叛變，但為西班牙國王所敗，所以薩威家族的家道也跟著中落。



2. 巴黎大學（1525-36年）

十九歲時薩威動身前往巴黎，開始他的大學和未來十年的學業。他的室友是伯鐸·法伯爾，這兩位年輕人很重視學位成就，卻不太看重他們永恆的生命；三年之後，依納爵搬進來成為他們的室友，從此之後他們的人生就全改變了。

薩威於 1530 年春季獲得碩士學位，之後，開始授課。在這同時，他也開始讀神學，為的是能夠取得一份邦布羅納（Pamplona）教區的聖職俸祿，和日後在教區謀取一個高職。那時依納爵挑戰他說：「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上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益處」（瑪十六 26），因著這句話，薩威開始了皈依的過程。可是要薩威完全回頭，不是那麼簡單，因為他全心全意嚮往世俗上的成功。依納爵和薩威的關係進展得很緩慢，但是很穩定，依納爵日後曾向卜蘭可（Polanco）說，他從來沒有遇過像薩威這麼頑強的人。

在依納爵耐心的對待下，薩威終於服膺了天主的聖寵，把自己全獻給了祂。事實上薩威當時是如此熱心要

去傳教，甚至想要完全放棄學習和教職，是依納爵和法伯爾勸他，他才繼續他的學業和教職。

1534年，有另外四位夥伴連同法伯爾，在依納爵的指導下作了神操，並加入以依納爵為首的團體。薩威當時沒有作神操，因為他還必須教書，直到學期結束時，他才有時間開始作神操。但是即使在作神操以前，薩威已經受到依納爵的同化，而願意將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了，因此在當年的8月15日，他們七個人在巴黎致命山（Montmartre）的小堂發了熱心的神貧和貞潔願。他們願意追隨貞潔貧窮的耶穌，並且願意到耶路撒冷奉獻一生。但是為了日後能夠為傳揚福音作更好的服務，他們決定繼續念神學。

3. 致命山的發願（1534年）

在致命山上發了願之後，薩威開始作神操，剛開始時他作嚴厲的刻苦，夥伴們都擔心他也許至少會廢掉一隻手。作完神操之後，夥伴們感覺他像是一個新人，已經準備好要為耶穌基督完全奉獻。從此之後，《神操》就成了他人生的方向盤，不但指引他的人生，也藉著他



指引別人的生命方向。1535年3月，他寫信給他的哥哥說：「直到我死的那一天，都沒有辦法還清我欠依納爵所帶給我的恩惠，他是一個天主的人。」

後來這一夥人去羅馬，為求得他們去朝聖並領受鐸品的宗座准許。他們回到威尼斯（Venice）後，在1537年6月領受了鐸品。之後，薩威花了四十天時間守齋克己，準備他的首祭。就在這四十天中，他夢到了印度。有一天半夜，他突然起身向睡在身旁的萊內斯喊叫說：「耶穌啊，我覺得我是這麼的脆弱和疲勞！你知道我夢到什麼嗎？我想把一個印度人抬在我肩上，他是那麼地重，重到我沒有辦法抬起他來。」

在等待船隻前往聖地時，他們一夥人分散到各處去作使徒工作，一方面是為了救助人靈，一方面也是為了尋求新的夥伴。在這段期間，他常常提到印度，熱誠地渴望去那裡傳福音。因為威尼斯和土耳其人正在交戰，使得這羣夥伴等不到去耶路撒冷的船，因此他們在1538年4月，再次前往羅馬晉謁教宗，將自己置於教宗的權下，隨他的意願派遣。

4. 羅馬（1538-40年）

當時教宗保祿三世對這羣夥伴提出一個問題說：「你們為什麼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呢？假如你們要為教會奉獻，義大利可以是你們真實的耶路撒冷。」同時教宗也開始把他們分別派遣到不同的地方（原來他們以為教宗會把他們一起派到某個地方），因此這羣夥伴開始認真地思考他們的未來。他們是就此分離呢？還是怎樣？經過團體分辨之後，他們決定要成立新的修會，為了保持天主在他們中間已經開始了的團結一致。

但是在教宗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1540年）之前，聖座曾邀請依納爵神父回應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的要求：派遣兩位耶穌會士（當時只有十位而已）前往葡萄牙的殖民地印度傳教。當時被選中的是：鮑巴第拉（Bobbadilla）和西滿·羅德里格斯（Simon Rodriguez）。但過了不久，鮑巴第拉患病了，因此依納爵必須找一位代替的人，而薩威是那時唯一還留在羅馬，尚未被教宗派遣的人。於是依納爵對薩威說：「有一個使命要賦予你。」薩威馬上回答說：「很好，我已經準備就緒！」由此簡



短的回答，我們可以看出薩威已經完全將自己放在天主的手中。

在離開羅馬以前，薩威簽下了三份文件。第一，他承諾要服從日後將寫成的會憲和會規；第二，他對將來要成立的耶穌會及其總會長誓許神貧、貞潔、服從三願；第三，「我選依納爵神父為總會長，因為他最了解每一位夥伴，而且是他把這羣夥伴聚在一起。在他死後（當我這樣說時，我的心有如枯槁），我們的總會長應該是法伯爾神父」。

之後，他懷著對天主完全信賴的心，帶著舊損的外衣和日課經，就啟程往葡萄牙里斯本（Lisbon），準備搭船前往印度。

5. 在葡萄牙的十個月

1540年6月底，薩威抵達葡萄牙的首都里斯本，並和羅德里格斯會合。當他們在里斯本等待船隻前往印度的期間，這兩位耶穌會士便開始在城內和宮廷內宣講聖道，並為監獄中的囚犯們服務。國王看到這兩位傳教士表現得非常出色，就向教宗請願，希望他能批准耶穌會

的成立。國王甚至對葡萄牙駐教廷大使說：「我非常非常願意整個耶穌會都到葡萄牙來，即使是要花費我一部分王國的產業。」

1540年9月27日，教宗正式批准耶穌會成立。此時國王也願意把兩位會士留在里斯本，當依納爵獲知此消息時，便寫信給他們說：「盡量答應國王所有的請求，不過關於去印度的事，我的意願是羅德里格斯可以留下來，而薩威應該繼續前往印度的行程。」就這樣，天主上智的安排使得薩威必須隻身上路，並且成為耶穌會的第一位傳教士。當薩威還在里斯本時，葡萄牙國王任命他為國王在印度的代表；而教宗也指派他為教廷駐印度等地的大使，授權他管理在印度臥亞（Goa）的所有葡萄牙神職人員。

終於，他在1541年4月啟程，而在次年5月抵達印度臥亞。在東南亞，如果能為天主作更大的服務，薩威會毫不遲疑地使用他所被賦予的世俗和宗教權力。

6. 使徒性的靈修：印度（1542-44年）

當薩威到達印度以前，基督信仰已經開始傳播，但



是還沒有扎根，教友和傳教士常常被回教和印度教所威脅。薩威寫信給他的弟兄說：「如果以正確的心態面對困難的話，這些困難將成為安息和神慰的來源。我相信，真正愛基督十字架的人，一定能在考驗中尋得安息；而當生命沒有考驗或逃避考驗的時候，它反而會枯萎。」

薩威在臥亞除了給葡萄牙人及當地人講道理以外，還拜訪各個監獄，並為麻瘋病人們舉行彌撒。葡國大使提供高級房屋給他使用，但他婉拒了，反而和窮人一起住在醫院裡。當地葡國總督也被他的榜樣所感化，有幾次也和他一起外出傳教。總督有一次問他，憑他之力，他相信可以改變世界嗎？薩威回答，他只做他能做、該做的部分，他完全相信天主會完成祂的那一部分。

為了培養當地的神職人員，薩威也協助建立臥亞的聖保祿神學院。他寫信要求依納爵多派一些「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人」來，好能訓練聖保祿神學院中未來的傳教士。同時他也希望有傳教士前來堅固教友的信仰和作福傳工作。

薩威從這一鄉村到那一鄉村，從這個島嶼到那一個島嶼宣講，並且給準備好的人付洗；當他離去的時候，就留下一位傳教員帶領他們。薩威常常赤足行路，穿著

簡單的衣服穿梭在大街小巷宣揚福音，因此得到當地人民的敬重和歡迎。有一次他寫信說：「因為給太多人付洗，我的手臂常常酸痛得舉不起來。」對此，他常常感謝天主，因為天主親自將聖道放在他們的心中。

7. 拓展天主的國（1545-47年）

將自己放在天主手中，隨時準備好到任何地方去，只為了愈顯主榮。這是依納爵的原則，薩威取用成為自己的原則。他對那些在歐洲的弟兄說：「常常準備好面對死亡的危險，將自己的安危完全放在天主的手中，渴望自己的生活與基督的教導——願意為我失去性命的，將獲得性命——完全一致。……如果擔心自己可能會因為將作的決定而失去生命，那麼分辨就會變得很困難。……但是只有在這個時候，自己才能認清自己的軟弱。」許多朋友建議他將一些解毒劑帶在身邊，但他拒絕了，「因為我不想將恐懼帶在身上，而且，我不想失去對天主的完全信賴」。

在1547年底，薩威聽到有關日本這個國家的事，因此他懷著很大的熱誠準備去日本。在準備期間，他還是



不停地到各處傳福音和拜訪傳教士們。有一次薩威聽說一個方濟會士抱怨他旅行太多了，薩威回答說，如果他沒有各個傳教區的親身經驗，他怎能知道當地人的需要，並給當地神父們指示呢？

8. 日本（1549-51年）

1549年8月15日（致命山發願十五週年紀念），薩威抵達日本南方的鹿兒島（Kagoshima）。他第一封信是寫給在臥亞的弟兄的，他說，他希望將救主耶穌基督的福音帶到日本，因為天主催迫他看重人靈的救恩更甚於他在世的生命。同樣，他沒有依賴他自己的能力，反而請求他的弟兄繼續為他在日本的使命，向天主聖三及聖母祈禱。並且他再一次向他的弟兄說：「要完全地信賴上主，不要信賴自己的能力、知識，和名望。」

剛開始時，薩威受到當地政治和宗教領袖的歡迎，但是他們卻不願意領洗，因為他們還沒準備好放棄他們的政治、社會地位和利益。當領洗的人日漸增多之後，領導們又怕他們太有影響力了，所以開始禁止薩威的活動；於是他計劃到北部發展。在北上途中，薩威經過一

個名叫平戶（Hirado）的小島，在此他皈依了大約一百人。但是因為他切望見到皇上，好能得到傳教的許可，因此他不願意多停留於這個島上，而繼續前行。他途經山口（Yamaguchi）這個大城市，本想停留久一點，但是因為當地百姓不接受基督信仰，於是不久之後就離開了。最後，他終於抵達京都；他想盡辦法要覲見天皇，但是都不成功。

在這樣赤腳長途跋涉中，薩威的體力消耗很大，但是他的心中卻充滿平安和喜樂。同伴這樣描述他：「他戴著便帽，有時快樂地一邊跳一邊把蘋果丟到空中，然後再接住。他的眼睛有時充滿感恩的眼淚，因為他說，天主竟揀選了他到這些遙遠的國度來傳揚祂的福音。」

京都的人也不歡迎他們，於是他們氣餒地離開。他們意識到，在日本最有權勢的人並不是京都的皇上，而是山口的大名（日本封建社會佔有大量名田的大領主）！於是他們又回到了山口，這一次他們不再以歐洲窮漢的身分出現，而是帶著印度總督和臥亞主教的信函求見。薩威穿著鮮豔、飄垂的絲質袍子，由侍從陪著，以隆重的儀式進入山口。大名的宮門立即為這幾位闊老爺打開了，薩威獻給這位大名許多珍貴的禮品，並獻上他的信



函。大名非常高興，立即允許司鐸們在其領地自由地宣講天主的聖道。他們的宣道工作非常成功，立時有許多日本人前來拜訪他們，在短短兩個月內就有五百日本人領洗進教。不過當時有不少人曾詰問他們說，如果他們所說的是真道，為什麼中國人不知道呢（當時日本人認為，有智慧的中國人認識一切真道）？因此薩威開始考慮：要皈依化日本，必須先皈依化中國。於是他決定先回印度處理教務，然後準備去中國。

9. 印度—中國（1552年）

薩威在1552年初回到臥亞，之後，他收到依納爵來信，要他回羅馬報告亞洲會務。於是他決定先去中國，然後取道陸路，經耶路撒冷回歐洲。4月9日他回信給依納爵，說：「很多人對我說，從中國可以到達耶路撒冷，如果我發現這是真的話，我會寫信告訴你這條路有多長，需要花多少時間。」

隨即，他出發前往中國。但是在經過麻六甲（Malacca）時，受到管理船隻進出的官員之刁難迫害，耽擱了一段時間，之後他重新出發，出發前他寫了一封信給

一個朋友：「你不會相信我在麻六甲怎樣被人迫害。我現在正要航向廣東，沒有任何人的幫助。我希望到時候能找到人帶我進入中國大陸。」

8 月底他到了廣州外海的上川島，人們告訴他很難進入中國，因為皇帝下令不准幫助外國人進入中國。這時薩威找到兩個可能偷渡進入中國的方法，第一，用錢買通商人讓他偷渡進去，但是這樣做的危險是，等商人把錢收了之後，很可能將他丟在海裡淹死。第二，回到暹羅（泰國舊稱），然後等第二年順風時航向中國，因為他聽說暹羅大使每年都要向中國進貢，他可以想辦法加入進貢的隊伍，然後混進中國。

最後他決定採取第一種方式，日期定在 11 月 19 日。這時他寫信給一個朋友：「我現在只靠著天主的幫助往前走，請為我祈禱，因為我很可能被逮捕。即使如此，我仍然覺得安慰，因為愛天主而被逮捕，遠勝於逃脫十字架的痛苦。」

約定的日期到了，可是要幫他偷渡的人沒來，他足足等了三天，終於病倒了，而且發高燒，躺在海邊的小草棚內。照顧他的一個忠心教友描述說：「他的眼睛望向天庭，以熱誠的音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大聲講話，



好像是在宣講一樣。」最後，病勢嚴重時，薩威還斷斷續續地用拉丁文重複說：「耶穌，達味之子，請垂憐我！」直到12月3日的大清早，他升了天。

10. 薩威的靈修：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薩威生命的目標是要把所有的人帶到天主面前，這也就是耶穌會成立的目的；而他實行這個目標的方法就是「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他的方法與依納爵的方法完全一樣，這也沒什麼好奇怪的，因為是依納爵親自教導薩威這條「通往天主的坦途」。

薩威的「與天主親密的結合」萌生於與依納爵相遇之時，以後就一直不斷地增長。他的行為舉止、傳教熱誠、承受旅途艱辛，都是源自這與天主的親密結合。因此整個印度都知道有這麼一位「聖人神父」。臥亞聖保祿學院的院長有一次就忍不住讚歎說，薩威真是走在天堂裡。另有一個和他一起航行過的夥伴說：「在那次的

航海旅程中，他的心靈充滿了神慰，……他把雙手放在胸前，並說：『足夠了！主，足夠了！』」甚至連在睡覺時，薩威有時還會輕呼耶穌的聖名。有一個日本夥伴就說：「他的身體在睡覺，但是他的心還在天主面前守夜祈禱。」

他常常默觀為了愛他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因此忘卻了自己的勞苦，而渴望像耶穌基督一樣，受更多的艱辛痛苦。因此有人這樣說：「薩威能把耶穌的十字架豎立在許多遙遠的國度中，是因為他已經先把它豎立在他自己的心中了。」

侍奉天主

「在一切事物中侍奉天主」，是薩威福傳行動的驅動力，而侍奉天主對他來說，就是「為了天主的光榮和人靈的得救」。為了愈顯主榮，他會運用一切可行的辦法，包括運用世俗或宗座的影響力。他也寫信給葡萄牙國王，提醒他盡快實行他資助印度傳教的承諾，因為最後審判會隨時來到。

事實上他的整個生命就是在與天主深深的結合中侍



奉天主。在寫給那些未來傳教士的信中，薩威說：「如果真的要與這個世界道別，一個人必須成為朝聖者，隨時準備好到更能侍奉天主的任何地方去。」在他死前不久，準備去中國時，他寫信給在印度的耶穌會士說：「我不在意在這次的旅程中我會受到多大的迫害，我只希望在天主內我們神聖的信仰得以傳揚開來。」

完全信賴天主

在這一點上，薩威完全效法依納爵，這可以從他的一封信中看出來：「那些渴望侍奉天主的人，必須努力謙抑自下……在天主內建立穩固的根基……如此，他們的靈魂將因對天主的信賴而加強，因為沒有一個善用天主恩寵的人會是軟弱的，因此我再一次懇求你，將你的一切放在天主手中，而不要只依靠你自己的能力、學識和名望。」

薩威是一位身體力行的人。當他在葡萄牙準備前往印度時，寫信給友人說：「我已經將我的希望和信賴，完全放在天主身上了。」在遭遇困難時，他更經驗到從天主而來的神慰：「如果以正確的心態面對困難的話，

這些困難將成為安息和神慰的來源。我相信，一個真正愛基督十字架的人，一定能在考驗中尋得安息。」他警告要來東方傳教的會士準備好面對困難，將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有時傳教士在這裡甚至沒有時間吃飯和睡覺，或是沒時間行神業、默想、默觀和祈禱，更糟的是，有時候甚至沒機會領聖體和作彌撒」；「在這些島嶼傳福音很危險，因為他們是未開化的民族，而且彼此之間常有戰爭。」他遭遇到那麼多困難，但是同時又感受到那麼多神慰，因此在寫給羅馬夥伴的信中，他說：「在這些島嶼間往來工作是那麼危險，但是又那麼地令人充滿神慰。流了那麼多神慰的淚，一個人的眼睛也許會在幾年內就瞎了。」

就是這樣的神慰，使他忘卻了辛勞、危險、孤單，以及自己的軟弱。他完全相信是天主揀選他去印度，因此那位派遣他的天主絕對不會讓他失望，所以他應該做的只是完全信賴天主，讓天主完全掌權：「當一個人信賴上主時，他擁有一切，而且不會有死亡的危險；當一個人只信賴自己時，他什麼也沒有。」薩威認為，這樣的生活就是朝聖者的生活，朝聖者需要忍受旅程中的艱辛，「為的是永遠與天主在天庭生活」。薩威與天主親



密地結合，因此他可以很容易保持平心、放下一切，並以適當的方式和他所接觸到的一切人事物結合，同時也讓他在沒有任何外力幫助的時候，仍然有信心面對未來。

自我捨棄和克己

傳教生活是一種堅忍和克己，也就是死於自我的生活，如此，天主才可以在人的身上生活。薩威知道，雖然他有萬般的缺點，可是天主要用他，因此他不依靠自己的氣力，只依靠天主的上智安排。一切的成果都只屬於祂，不屬於自己。他寫信說：「希望天主不要看我的諸多罪過，但賜我恩寵，讓我在這地方侍奉祂。」他的許多罪過（如他所說）並沒有阻礙他傳揚天主的福音，反而再次淨化他，讓他意識到，如果不是天主垂憐他的話，他什麼也做不成。

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

薩威是那麼地與天主親密結合，因此他的整個生命就是最美的祈禱。一位修士說：「他的眼睛常常望著天，

充滿著淚水；嘴裡常常默念：『耶穌基督，至聖聖三』；然後他會對我們說，我親愛的弟兄和夥伴，天主遠遠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好！」由此看來，依納爵寫在《會憲》中的話已經銘刻在他的心中：「當在一切事上尋求天主，盡量擺脫對任何受造物的貪戀，庶幾將全部愛情移向造物主，按照天主的至聖旨意，在萬物內愛天主，也在天主內愛萬物」（《會憲》288號）。

薩威總是在所服務的人身上看到天主，他說：「全能的造物主，請記得是祢創造了這些人的靈魂，他們是祢按照祢的肖像所創造的。」由於他在別人身上看到天主，因此他心中愛天主的熱情自然就轉向那些他所服務的人。這樣的愛是那麼地強，因此他祈禱說：「主啊，最痛苦的事，莫過於活著而察覺不到祢。」

11. 受耶穌會滋養的靈修

藉著與同會夥伴的親密關係，薩威的使徒靈修一步步地增進。他把他的誓願詞以及夥伴們的簽名都放在一個小盒子裡，然後戴在他的頸上，垂在他的胸前，因為那是最靠近心的地方！他完全與夥伴們心神團結在一起，



他寫信回羅馬說：「天主知道我會感到多麼安慰，如果我能夠見到你們。」他相信與弟兄之間的心神團結，首先來自每一個人與天主的親密結合。有這樣的親密結合，即使夥伴們沒辦法見面，彼此的團結仍然會日益增長。他說：「過去和夥伴之間的來往，如果能在基督內找到根由和基礎，那麼這些美好的記憶可以勝過不能見面的遺憾。」

薩威同時也深信，夥伴之間的心神團結是使徒工作有效的保證：「我親愛的主內弟兄，是你們將你們的一切印在我的心房，願天主替我賞報你們，因為只有如此，我才能回報你們對我的愛。這讓我深深地意識到我對耶穌會所有的責任。」

薩威是如此珍惜從歐洲來的隻字片語，他寫信說：「我多麼高興收到你們的來信，而且我常常把它們拿出來一念再念。當我讀你們的信的時候，好像我就和你們在一起——如果不是身體上的，至少是精神上的。」他甚至請求那些已經過世的會士弟兄，為他代禱，彌補他的過失：「我相信在天庭的耶穌會士們，必會彌補我們在使命中所有的過錯和失敗，是他們不斷在天上為我們向天主聖三代禱。」

12. 傳教士的基本心態

薩威在給未來傳教士的指導中，將他的靈修表達得淋漓盡致。經由書信和指示，他鼓勵年輕人將他們的使徒工作視為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神聖之地。他相信，傳教士的聖召是由天主而來，因此傳教士在開始傳教以前，必須將自己深深地根植於與天主的親密結合中，並藉著所有必須的方法，使自己能順服於天主。「所有必須的方法」，為薩威而言是：自我認識，「盡一切天主給你的能力，努力認識你自己是誰」。薩威在受到考驗和誘惑的時刻，特別看清自己是誰。

他建議傳教士們：「在這些時刻，最好的方法就是鼓起最大的勇氣面對仇敵，不仗恃自己的能力，而是完完全全地相信上主，將自己的希望放在天主手中。如果一個人不鼓起勇氣信賴上主，他將缺乏善用天主恩賜的勇氣。」那些只信賴自己的人，「將會迷失在小事之中，就如同他們已經在生命攸關的事中，先失去了他們的心靈」。那些厭惡自己和對自己感到羞恥的人，「會陷入活在神枯的危險中，他們不承認自己的罪，反而怪罪基



督的十字架，覺得它太重，背不動」。因此，薩威堅持：「那些渴望侍奉天主的人，必須努力謙抑自下……在天主內建立穩固的根基……因為沒有一個善用天主恩寵的人會是軟弱的……他們將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體會到，他們是多麼地微小；但是同時，他們也會清楚地看到，如果他們完全把自己交託給天主，他們將能成就許多偉大的事。」

薩威深信，如果傳教士能深深地認識自己，那麼他將會更有效地幫助人靈。因此他建議未來的傳教士：「應該依賴靈修指導者，如此，經由經驗的反省，你能先照料自己，然後推己及人。」也就是說，薩威希望傳教士先意識到自己內在情感的動向，然後才能分辨別人的情感動向，並且幫助他們面對問題。薩威相信，經由自我認識，未來的傳教士將會藉著自我捨棄和謙遜而戰勝自己，而且天主會因為謙遜的靈魂而感到非常喜樂。

薩威並沒有將自我割捨和克己當成傳教士的生命目的，它們只是方法，幫助傳教士達到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他說：「如果一個人活著，卻沒有因天主而喜樂，那麼這樣的生命只不過是行屍走肉……而那些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人，將會發覺服務天主是多麼地甜蜜和充滿神慰，

因此超越自己、克勝自己就變得容易多了。」他也相信，如果一個傳教士沒有自我割捨和謙遜，他將察覺不到天主的旨意，並且變得很軟弱並感到迷惑：「當他們的謙遜和克己不夠紮實，卻實行很艱巨的任務時，他們會體會到他們的熱誠受到誘惑，因為在他們內心中的軟弱會阻礙、相反他們。」

好好執行使命的祕訣是：「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不足憑恃，唯有完全依賴上主，在靈修和謙德上進步，如此才能在協助人靈上獲得巨大的成效。」因此我們需要從愛戀受造物的偏情中解放出來，因為這些偏情阻礙我們信賴天主。薩威對此深具信心，他告訴他在臥亞的夥伴說，藉著天主和他的內在謙遜，他將在傳教使命上獲得勝利。

對薩威來說，傳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經由自我割捨、謙遜，和內在的自由（不受私慾偏情所惑），與天主親密地結合；而這結合就是與天主的救恩計畫密切合作，將天主的全能和天主自己通傳給普世的人們。

【第四章】

伯鐸·法伯爾



法伯爾是依納爵的第一位夥伴，也是依納爵最珍視的夥伴。他也是薩威的密友，雖然他們的個性非常不同。當薩威在東方風塵僕僕地拓展基督的神國時，法伯爾在義大利中北部、德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默默地工作著。他們工作的地方、個性都非常不同，但是他們都是依納爵所親自培育的，具有同樣的精神，就是：他們都在與天主的親密結合中，找到自己以及服務天主的力量。

法伯爾常常為心窄所苦，他被依納爵所吸引，因為依納爵也曾為心窄病所苦，且一度想自殺。依納爵不只幫助他超越自己的心窄，同時把為基督服務的熱誠傾注在他心中。

以下將漸次介紹法伯爾的早期生活、他如何被依納爵影響，以及如何繼續發展他與天主之間親密的關係；而他的靈修日記、書信將幫助我們看出他生命和使徒工作中的依納爵靈修精神，以及他與天主親密結合的佐證。



1. 生平

早年生活（1506-25 年）

法伯爾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家庭，這為他的宗教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除了父母熱心的影響之外，還有他的兩個神父叔叔，其中之一後來建議他到巴黎求學。十歲時，他已經意識到天主願意他求學，並藉此增強他的靈修。因此他一心切望去學校讀書，可是家中的經濟情況是那樣地不好，無法送他去求學。數年以後，他在日記上悲慘地寫著因為不能讀書，他每夜都以淚水洗面漸入夢鄉。

法伯爾的父母幾乎每個夜晚都聽到哭聲，終於順從了他的意願，1516 年送他到本堂司鐸所創辦的一所小學就讀。後來他也受到魯道爾夫的《基督傳》，以及《師主篇》的影響。除此之外，他還讀了伯鐸·隆巴（Peter Lombard）的著作。十二歲時，他熱心地將自己獻於天主，願意為祂服務，並且私自發了終身貞潔願。

天主賜給法伯爾恩寵，讓他有能力意識到自己的弱點，並且有能力開放自己接受外來的幫助。他回憶起九年的讀書生活，說：「我對天主所賜的諸多恩寵，懷有感恩的心情，但是我同時也因為許多冒犯天主的罪，而感到悲傷和後悔……我經常恐懼天主，而且對學習也常有不正的意向，如果不是天主的美善幫助，我一定會犯更多的罪。」

巴黎大學（1525-36年）

當法伯爾十九歲去巴黎求學的時候，便已經具備攻讀大學的基本學識了。那時薩威是他的第一個室友，兩人年紀相同，有共同的夢想，都很專心讀書，從哲學開始然後進入神學。四年之後他們接受了另一位室友依納爵·羅耀拉。

法伯爾說：「那時我是那個聖人依納爵的家教，我們先聊一些世俗的事，然後談到靈修的事。由於我們住在一起，因此我們共用一個房間、一張書桌，甚至同一個錢包。一段時間之後，他成了我的靈修導師，他教我認識天主和認識我自己的方法。從此之後，我就和他一



樣，決定要過終身事主的生活，直到今天——成為一個我當之有愧的耶穌會士。」

當法伯爾和依納爵初識的時候，他正被三個問題所困擾。第一是關於他對未來的決定。「那時，我對自己的未來不確定，常常隨著風飄來飄去，有時我想結婚、想成為醫生、律師，有時也想當神學教授、司鐸，或是隱修士」。第二，他對過去已經告明過的罪，仍然不能釋懷，以至於覺得自己沒有希望。第三，他覺得有肉慾的誘惑。

法伯爾相信，是天主的恩寵讓他遇到依納爵，是依納爵教導他以實際的方法處理自己的軟弱，「他教導我了解我自己的良心、誘惑，和我長久以來的心窄……並且教我認識天主的聖意」。依納爵建議他辦一個總告解，之後每星期告解和領聖體一次，然後將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這是依納爵自己以前因著天主的恩寵，所經驗和學習到的方法。經由依納爵，法伯爾經驗到天主對他的忠信，沒有讓他失望，也因此，他意識到他的那些軟弱是幫助他走向天主的墊腳石。

準備作神操

依納爵花了四年準備法伯爾的心，好讓他能夠從《神操》中得到圓滿的恩寵。在這段時間，「雖然我很渴望作神操，但是依納爵只教我作每日省察，暫時還沒有帶我作神操」。這樣的渴望在日後會使他慷慨大量地奉行神操。雖然還沒作神操，他仍然在依納爵的指導下，一步一步地在靈修上前進，現在他已經愈來愈認識自己，能處理自己的軟弱，也能夠認出心靈中不同神類的運作了。此時依納爵對待他就像對待初學生一樣，讓他每天作省察、察考自己的思言行為；然後開始拔除壞習慣，先是由那些令人覺得可恥的行為，或是最會傷害自己靈修成長的壞習慣開始，然後是次要的壞習慣，一個接一個地，而不是一次面對所有的壞習慣。

在 1534 年冬天，依納爵終於帶領他作神操了；他住在一個小房間裡，沒有任何取暖的設備。在第一週的最後，依納爵發覺他在過去六天中，除了領一次聖體、聖血之外，沒有吃喝任何東西。於是依納爵命令他生火取暖並吃一點東西。從外在的克己行動中，我們可以看出



法伯爾渴望棄絕自己，完全投身天主。依納爵自己在《小傳》中說：「他以行神操的方法，贏得了他們（薩威和法伯爾），使之侍奉天主。」

做完神操之後，在2月底，他領受了執事的職務，5月30日領受了鐸品。然後他選擇在瑪麗·德蓮慶日舉行第一台感恩祭，因為：「她是所有罪人和我的代禱者」。他的許多軟弱並沒有成為他全心奉獻、實行司鐸職務的阻礙；相反地，他把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他說：「我不堪當以司鐸的身分來侍奉祂，也不配祂的揀選；司鐸聖召是如此的偉大，因此我應該全力以赴回應這個召叫」，由此可見，他的軟弱之處反而成為他與天主相遇的地方。

在致命山的誓願

1534年，一羣經由神操鍛鍊過的夥伴們，決定要藉著發願將自己完全奉獻於天主，過一個徹底的福音勸諭生活，並且終身為祂服務。於是8月15日他們七個人一起在致命山的小堂中誓守貧窮和貞潔，並發願要前往耶路撒冷，為使當地的回教土耳其人皈依。不過，有一個

預案：如果去不成聖地，那麼他們就決定去羅馬委身於教宗，聽憑他隨意安排。他們前往聖地的日期定在 1537 年，在這同時他們還要在大學裡完成他們的神學課程。

1535 年初，當依納爵因為胃病而回西班牙休養時，就指定法伯爾神父負責帶領這夥人，這顯示出依納爵對他的信任和信心。此時，他就帶領另外三個未來的耶穌會士作神操，因此現在的團體有十位夥伴了。

此時法伯爾也以優異的成績取得神學碩士學位，聖伯鐸·嘉尼修（Peter Canisius）就曾說，他不曾見過比法伯爾更有學識的神學家。教宗保祿三世後來任命他為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神學顧問，可見嘉尼修所言非虛。

他們於 1536 年的 11 月離開巴黎，先到羅馬，然後在次年的年初抵達威尼斯，與先他們而到的依納爵會合。在等候乘船去聖地朝聖的期間，他們在市內的各醫院服務。直到 1537 年年終，都等不到去耶路撒冷的船，於是他們的下一步行動是走向羅馬，把即將誕生的耶穌會所能有的服務呈獻給教宗。



2. 使徒性的靈修

北義大利（1539-40 年）

從耶穌會創立之後，法伯爾走向與天主親密結合的旅程，就與服從教宗的派遣連結在一起；因為他和依納爵一樣認為，教宗知道哪裡更能服務天主。因為他們的生命持續地與天主結合，所以他們唯一的渴望便是到更能侍奉天主的地方去。

1539 年 4 月 21 日教宗派遣法伯爾和萊內斯一起協助帕爾馬（Parma；義大利北部的一個城市）的樞機，重整當地的教會；因為在那裡神職界愈來愈懶散，而且教友們大部分忽略了他們的宗教生活。在他給依納爵的信中，我們知道他們兩人在當地教授要理、宣講、鼓勵人們勤領聖事，特別是聖體聖事和告解聖事；這些服務本是每一個耶穌會士所應該從事的。經過九個月的努力，法伯爾報告說：「現在該城市的每一個人，最少都每個月辦一次告解。城市中充滿了悔改和宗教熱誠。」該市議會

也寫信向教宗報告同樣的事情，並說：「這個城市從來沒有這樣虔誠過。」法伯爾同時也利用《神操》為耶穌會贏得了八個優秀的聖召。但是他知道，這些成就並不是因為他們的口才，而完全是天主藉著《神操》所施展的大能。

法伯爾看出告解聖事對人的靈魂幫助很大，因此在離開該城市之前，特別留下司鐸聽告解的指示，他說：「首先應該尋求聖神的恩賜，只要你求，天主聖神一定會賜給你。在聽告解時，必須良善心謙、保持溫和，絕不對懺悔者的任何罪行表示厭惡，也不要對這神聖的工作有不快的情緒，因為我們是站在除免世罪的耶穌的位置上。當懺悔者來到告解亭，願意在良善心謙的耶穌之代理人面前請求原諒、接受教導時，我們一定不可以讓他覺得難堪。不要成為高傲的法利塞人，也不要因我們的判斷而嚇跑了懺悔者。不要讓懺悔者離開時，帶有不願意再回來的感受。」

德國（1540-41年）

1540年，教宗指派法伯爾陪同神聖羅馬帝國國王查



理五世的代表伯鐸·奧茲（Peter Ortiz），前往德國參加在沃爾姆斯（Worms）所舉辦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之間的宗教交談（在那時更好說是辯論）。他們於10月抵達，雖然那是一座路德教派的城市，但是法伯爾仍然開始宣講、聽告解，並帶領神操。在這段時間他特別感受到來自聖神的恩賜，幫助他如何好好地帶領神操，他感到很大的神慰，因此祈禱說：「上主，求祢從我心中排除任何導致我和祢分離的東西；求祢除去任何讓我不潔、乾枯、僵化及誤入歧途的力量；求祢消除任何邪惡，好讓我堪當祢的眷顧、懲戒、申斥、神慰、共融，以及祢的仁愛。不要讓我離開祢，讓我可以聽見祢、摸到祢，在祢內喜樂、在祢內希望，愛祢、擁有祢、感受祢的芬芳、了解祢，並永遠在祢面前侍奉祢。」

在此時，法伯爾也與人作靈修交談。一位參與宗教辯論的天主教神學家和法伯爾交談，法伯爾告訴他有關靈修知識與靈修感受之間的不同。這位神學家評論說：「我非常高興，因為我們終於發現了一位能夠表達靈修感受的大師。」對法伯爾來說，神學是一門帶領人與天主建立親密關係且彰顯在人的生命經驗中的學識；這樣的神學才能轉化人心。他寫信給在巴黎大學求學的耶穌

會士說：「要記得，學識本身不會讓人皈依……文字和理由已經不足以皈化那些異教徒了。」

宗教交談會議結束，法伯爾到了史匹爾城（Speyer）；在他抵達的那天，當地主教邀請他赴晚宴，席間還有其他重要的人物作陪。他寫信給依納爵說：「我在三次不同的場合向主教詳細解釋耶穌會的工作，他顯示了極大的興趣……後來，他請我吃晚飯，作陪的有巴伐利亞（Bavaria）的公爵、特裡爾（Trier）的總主教，我也向他們解釋了耶穌會所做的工作。後來主教派他的副主教來見我，經過三天的交談，副主教十分渴望作神操。」法伯爾只在那裡停留兩個星期，但收獲卻非常豐富。他寫信給依納爵說：「如同在沃爾姆斯一樣，很多我的神子對我的離去都感到難過。如果我可以自由選擇去處，我會受到誘惑而停留在這裡，因為在這裡有那麼多的門為《神操》而開。」

然後法伯爾繼續陪伴伯鐸·奧茲到拉底斯朋（Ratisbon）參加另一個宗教辯論。他在這裡毫無倦意地在忠誠教友中工作，他並沒有直接參與天主教與基督教神學家們的討論，可是他緊緊地跟隨著，密切地注意著他們，並準時出席，他也給依納爵神父寫信報告在這個城市中



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司鐸們、教會首長，和王子們都要求法伯爾神父作神操，人數那麼多，他一個人實在是做不完的。

除了關心人的靈魂之外，法伯爾也注意到人們身體的需要，他寫信給薩威說：「在這個城裡有六千五百名乞丐，其中三千人來自附近的鄉下……如果我們有一些生意頭腦，如果我們在那些願意侍奉上主的人身上所得到的收穫不是那麼豐盛的話，我們也許應該多多關懷貧窮的問題。」在這段時期，法伯爾在日記中也寫道：「我多麼渴望能夠盡自己的能力來幫助梅因茲（Mainz）這個城市的病人及無家可歸的人，讓他們有一個可以避風雨和得到照料的地方。」法伯爾因為教宗所派遣的任務而沒有辦法直接為窮人服務，不過他很清楚地知道：「一個人為了基督的緣故不論從事什麼工作，都應該準備好高興地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為基督捨命。」

在許多的使徒服務中，法伯爾相信天主是這些工作的緣起、支援，和終向，他說：「是天主啟動、陪伴我們的工作，因此連最小的事我們也應該歸功於祂。但是同時我們也應該與天主的恩寵合作。沒有人可以說他不能行善功，因為我們的能力是來自天主。天主的恩寵一

直在我們的心外敲門，等著和我們合作。」由此可知，如同依納爵一樣，法伯爾知道在任何地方、做任何工作，都可以發現天主。

西班牙、德國（1541-43年）

之後，法伯爾和奧茲被派遣到西班牙。法伯爾是西班牙人，因此當他途經正在和西班牙交戰的法國時，曾被短暫地拘留了七天。「他們善待我們，並與我們作靈修交談，甚至向我辦告解」。抵達馬德里後，法伯爾神父立即開始講解要理和帶領神操的工作，他希望人們能藉此和天主建立起親密的關係。

經過法伯爾的努力，人們逐漸地認識了耶穌會。他把這些歸功於天主，並寫信給依納爵說：「我們也許還會留在這裡兩個月。至少從今以後人們不能說，耶穌會在西班牙鮮為人知。的確，人們視我為宣講家，我在天主、長官，和人們面前獲得寵幸，但是最危險的事莫過於自我高舉。」

後來教宗指派法伯爾作教廷駐德意志大使摩洛乃（Morone；未來的樞機主教）的助理，於是他要再一次



步行穿過歐洲。抵達後，他依照以往的慣例：講要理、聽告解、指導神操等。當時，有一個從科隆（Cologne）來的青年學生拜訪他，願意多認識一些有關耶穌會的情形。這個學生就是伯鐸·嘉尼修，他在法伯爾神父領導下作了神操，然後就在二十二歲生日那天加入耶穌會。他描寫自己的生命如何因法伯爾而受到衝擊：「我真有幸，遇到這樣一位我一直在尋求的人，不知該說他是人或是上主所派的天使；總之，我從來沒有看過或聽過比他更有學識的神學家，或是比他更有聖德的人。他最大的渴望就是和基督在一起，為靈魂的得救而辛勤工作。他的每一字句，無論是在個別交談、友善的問候、甚至在飯桌上，都充滿著天主；他從不會讓他的聽眾感到厭煩，他是那麼有說服力。他受到那麼大的尊敬，因此有許多會士、主教和博士，前來尋求他的靈修指導，並因此而改變了他們舊有的惡習。至於我，我沒辦法用言語來表達我的靈魂和我的思考方式受到了多大的光照，那就好像從天庭射下一道皓光，賦予我力量，甚至連我的肉身都因此而得到了降福，我好像變成一個完全新造的人。」

法伯爾是那麼地受歡迎，當地領導人寫信給教宗，

要求能把他留下來；因此教宗同意法伯爾可以在科隆多留一年。1544年，法伯爾寫信給在印度的薩威，和他分享自己在歐洲的使徒工作：「如果我們沒有來這裡工作，也許這個城市就會失去公教信仰；但正因為我的勤奮工作，我的生命比任何人更受到威脅……我開始在學校宣講，我的聽眾有大學生、司鐸、公禱司鐸、法學博士、神學博士、市議員、總主教，以及一些懂得拉丁文的人。我也在女隱修院中宣講過兩次。許多學生因我的宣講而領受告解聖事，他們也定期領受聖體聖事。」

因為法伯爾的努力，不只許多人悔改更新，也有不少人加入耶穌會，或是在他的協助下進入其他修會。在這封信的最後，法伯爾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天主更大的光榮：「願唯一的造物主在一切事上受到讚美和感謝，願祂的恩寵和力量絕不在我們內閒置，阿們！」

比利時（1543-44年）

在德國工作成功之際，法伯爾接到依納爵的命令，要他前往葡萄牙。於是他立即前往，途中在比利時魯汶（Louvain）稍事休息，同時也與被派去葡萄牙的年輕修



士們碰頭。不過此時他卻病倒了，不得不休息三個月。在此期間，由於德國許多有影響力的人不斷寫信給依納爵，強調法伯爾在德國的重要性；因此，依納爵改變了主意，改派法伯爾回德國。在回德國之前，他寫信給在葡萄牙負責年輕修士的羅德里格斯，要他讓年輕的修士們作神操，好使他們的性情和意向得以呈顯。在同一封信中，他還要求派遣耶穌會士到德國工作，而他對傳教士所提出的條件是：「藉著生活的榜樣和聖德，能使該地區冷淡的人重新火熱起來。」他同時也寫信給依納爵，要求他派會士前往德國科隆，「他們該是那些能每天為該地區的人民，大聲向天主哀求、祈禱、哭泣，並且願意為他們而死的人」。

有一段時間，耶穌會在科隆不被接納，甚至被輕視，法伯爾寫信給嘉尼修說：「我是如此深愛科隆，即使很危險，我仍願意你們留在那裡；我寧願看到你們在那裡成為文盲，也不願看到你們在別處成為飽學之士；就如同天父一樣，祂把祂的兒子交到了罪人手中……因此，我情願聽到你們所有的人都為此而死，也不願意聽到你們在科隆以外的地方和平地活著。」

嘉尼修和其他會士繼續留在科隆，最後情況終於好

轉。法伯爾寫信嘉許他們說：「我因你們的堅忍而感到快慰，你們因為熱愛基督並為了靈魂的得救而堅持不懈。」

葡萄牙（1544年）

1544年的春天，葡萄牙國王若望三世（John III）願意法伯爾前往葡萄牙發展耶穌會，因此，法伯爾就被依納爵派去了葡萄牙。除了在宮廷工作之外，他也為耶穌會的讀書修士們服務，聽告解、神修指導等等。還有許多在大學讀書的年輕人來向他辦告解和作神操。有一次他為讀書修士們講解服從的重要性；他鼓勵他們要完全聽從院長的指示，而且要對自己的使徒工作保持自由平心的態度，即使那些工作能產生很大的效果。對讀書修士來說，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就是努力求學，隨時待命，聽從院長的指示，而不是在使徒工作中尋求個人的成就。

他在另一封信中，和讀書修士分享道：「請向天主祈禱，因為祂是我們的生命和救援，是我們旅途的良伴。永遠要懷著喜樂的心服務主基督，因為祂是我們喜樂的



泉源。請把所有的追求都放在基督身上，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將基督從我們的心裡奪走。有形可見的東西有時對我們有益，可是很多時候卻會阻礙我們。世上的事物如果能引我們到永恆的事物，那麼就對我們有益；世上的聲音也是一樣，除非它能引領我們傾聽內在永恆的聲音，否則對我們將一無是處。基督就是我們與天主之間的中保，祂是一切的一切，因此我們應該常常在祂內，並成為祂的弟兄。」

西班牙（1545-46年）

1545年3月，法伯爾又被派到西班牙，在菲力浦王子（Prince Philip）的宮廷服務。同行的會士向依納爵報告說：「很多人都在稱讚我們……法伯爾神父聽很多人的告解，告解亭外總是有十五個人以上在排隊。宮廷的人對耶穌會都有很大的信任，並且因耶穌會而感謝天主。」

但在此時，法伯爾卻覺得沮喪，他對自己失去了信心，同時想要放棄這一切，他寫信給依納爵尋求幫助：「在我亟需你協助的此刻，請替我轉求耶穌；我現在最

大的誘惑是覺得被嫌棄……可是有時候我又覺得太過自信，以至於變成另一種形態的誘惑，因此我一直在希望和恐懼之間擺蕩；這一切都是因為我在忠信不變的天主內不堅定所引起的。」他的這些內在經驗也許和一些外在的事件有關；在他的日記中記載了一些事：「有一次我正要去王子的聖堂聽一篇道理，因為守門人不認識我，所以被擋在門外有一陣子，那時我想起我常常讓很多有罪的思想進入我的心中，但是卻讓耶穌和祂的聖神留在門外。我也想到，耶穌在世界各處所受到的怠慢，因此我祈禱，希望我和其他的人不會因為需要淨化自己而被擋在天堂外太久。還有許多令我深深自責的思想，也來到我心中。」

對法伯爾來說，最重要的不是得到人們的喜歡，而是得到天主的喜歡。在聖母領報瞻禮他又這樣記載：「這一天我想到很多事，這些事讓我渴望領受有關我靈魂得救的好消息，我真希望有一天我能夠更確定我的得救。我覺得，那些知道自己被天主所悅納，知道天主與他同在，並且知道他是被祝福的人，才是快樂的人。」



被召到特利騰大公會議

1546年，教宗經由依納爵指派法伯爾在特利騰召開的大公會議中，作教宗的神學顧問，因此他在西班牙的工作又被打斷了。他寫信給羅德里格斯說：「願天主受讚美，因為祂藉著教宗的命令顯示了祂對我的仁慈。我絕不會得到平安，除非我將自己完全置於服從之下；我這樣說特別是因為我每次只短暫地停留在某一個地方。每次我被派遣啟程，我的人性和希望我的居留時間延長。假如我的心態是：我是播種者，而有另一位收割者，那麼我對自己的離去將會非常高興。但是實際上我的心裡卻有一種潛藏的害怕，讓我不禁想，這些調動是因為我的許多罪過所造成的。」

不過，這是法伯爾最後的一次調動了。在過去七年多的時間裡，他跋涉了七千多英里。現在，他在7月17日到了羅馬，因為他願意在前往義大利的特利騰以前，先去羅馬一趟，拜見依納爵。一個星期之後他病倒了，7月31日他辦了一次告解，並在8月1日的早晨參加了彌撒聖祭，也領受了最後的聖事。那天下午，這位慈祥

而聖德芬芳的法伯爾神父回到天主那裡去了。

嘉尼修對法伯爾的去世感到如喪父之痛；依納爵則認為法伯爾的去世是天主對耶穌會特別的降福，他說：

「法伯爾神父從這個涕泣之谷離開之後，我們在羅馬的弟兄們都充滿了希望之情。因為我們很確定，也因此而高興，他在天上對我們的幫助遠比在世界上的更多。」

3. 法伯爾的靈修

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法伯爾的靈修生活是一條從他的幼年就已經開始的朝聖之路。成長在虔誠的家庭中，使他很容易就與天主結合，並且一直影響著他後來的生命。他說：「我的父母教導我要敬畏上主，因此我從很小的時候，就已經知道要常常自省。」也正是因為如此，心窄和自責從小就已經開始折磨他。他自己承認：「我在數不清的不完美的小事上感到心窄，即使那些小事從來沒有任何人知道。」因為這種性格，連帶的使他以同樣的標準來判斷



別人。當他不完美時，他自責；當他有時候克勝了一些小事時，他又會陷入虛榮的陷阱中。他對此一直掙扎不已，直到作神操為止。

他自小就認為，一定是因為他的軟弱，才導致他認不清天主。也因為如此，他意識到是天主對他的生命採取主動，他所要做的就是完全依賴上主。他無止盡地想要克服自己缺點的這種傾向，正幫助他把焦點只放在天主身上，因為只有如此，他才能在天主內找到安息。法伯爾因此學習到：「一個人對靈修的渴望，應該是來自渴望天主本身，而不是為了治療自己的毛病。」他認為，如果是因為自己的益處而尋求天主，那就大錯特錯了；一個人應該尋求的是天主本身，而不是天主所能提供的好處。

當法伯爾愈將希望放在天主身上，愈與天主結合時，他就愈不會被自己的軟弱所困擾，他甚至會割捨使徒工作所帶來的神慰，因為他只願尋求在天主內的神慰。法伯爾建議人將希望放在天主身上、與天主結合的方法是：祈禱、默觀和參與聖事。他相信，如果一個人真的愛自己，「他應該完全只為天主的光榮、為自己和他人靈魂的益處而活」。

服務天主

法伯爾的整個生命一直朝著與天主建立更深關係的方向走，他把所發生的每件事都視為有益於加深這個關係的機會。在耶穌會的靈修下，他相信，服務天主就是將近人的靈魂帶到與天主親密的關係中，在這樣的服務中，他渴望並祈求天主幫助他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別人，同時也使自己與天主的關係得以更加密切。法伯爾相信，天主給他的一切恩寵，不只是為他個人的益處，同時也是為了建設他人，他認為：「當天主聖神賜給我們知識之恩，或是讓我們感受到祂時，我們應該渴望將這一切通傳給人並建樹他人，正如聖神將天主通傳給我們並建樹我們一樣。」

渴望與別人分享有關天主的經驗，從他很小時就已經開始，並且持續地增長。他六、七歲時，就「教導其他的小朋友念玫瑰經和其他經文」。1577年羅德里格斯回憶起他，說：「法伯爾在和別人交往的時候，顯現出一種愉悅的氣氛和魅力，直到今日，我都沒有在其他人身上發現這種特質。他會用不同的方法來交朋友，而且



經由他的和善和言語來贏得他們，並使他們的心燃起對天主的熱愛。」

對法伯爾來說，與別人分享天主的經驗之最好工具就是《神操》，他用《神操》使無數的人歸向天主，與天主親近。的確，法伯爾自己作神操，並且窮其畢生之力把他在神操中所經驗到的天主，通傳給別人。他是如此地善用《神操》，甚至依納爵對其他會士說，法伯爾是所有會士中最會帶神操的人。

天主僕人的品質

在法伯爾的日記中，我們發現他記下要成為天主僕人的特質，事實上，他所記下的正是依納爵在《神操》〈基督王國瞻想〉中的理想：服務天主就是把自己完全放在天主手中，完全與基督在一起。由於這個服務的渴望必須由天主所認可，因此他求聖母和諸聖宗徒為他祈求「有能力、知識和渴望去侍奉吾主耶穌基督」這個恩惠。同時他也認為，我們應該一心一意，如同宗徒們一樣，只願意跟隨耶穌，無論祂在哪裡。

法伯爾認為；我們的服務不應該有任何條件，我們

應該隨時準備好忍受任何的不方便，甚至準備為服務天主而捨棄生命。因此我們求殉道者為我們代禱，使我們得到忍受各種考驗的恩惠。我們也應該求諸聖為我們代禱，讓我們不論在任何時間、地點，都能以各種方式來讚美稱揚耶穌基督。我們還可以求聖修士為我們轉禱，使我們能自我割捨和克己，以避開任何使我們遠離天主的事物。我們也應效法貞女，因為她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了取悅她的唯一淨配基督。一旦我們成為基督的夥伴和家人，我們必須努力對祂保持忠信；這項恩惠，我們要向諸位聖婦祈求，希望她們為我們求得忠貞不貳之心，如同她們忠於婚姻誓願一樣。最後我們請寡婦們為我們代禱，讓我們像她們一樣，只在天主內尋求安慰和希望。

意向的純正

對法伯爾來說，成為天主的僕人最重要的條件就是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如果使徒工作不是來自這親密的關係，那麼那些外在的活動都將變得毫無意義，只有因愛天主而做的工作才是有價值的。這個只為天主而做的純



正意向，他認為可以用四個標準來檢驗。首先看這個行動的動機是否只為了天主的光榮？第二，看這個工作是為誰而做？行動後面的真正動機是什麼？第三，看工作的態度如何？是因為懼怕天主還是為了愛天主而做？第四，考慮天主會不會悅納這個行動？因此，如果是懷著純正的意向而做，那麼有沒有「世俗的成果」就變得不重要了。這就是為什麼他每次被調動時，總是能立刻放下手上的工作，立即奔赴新的使命。他說：「我總是在收成的時候被調走，但是我相信，天主知道為什麼我不配停留在那裡。」

另外，法伯爾依賴耶穌會，將它當成是確認自己純正意向的方法，他說：「你就像耶穌會的一個肢體，離開它你就失去生命和該有的功能。」他也認為，對耶穌會士來說，兄弟之間的情誼是最有效的成全之路，因為這情誼的目的，是為了使「在基督內同屬一體的弟兄之間保持心神的團結」，而這團結會幫助自己意識到自己是誰、為何在這個團體中，因此也就間接地幫助自己的成全。

為得到這弟兄之間的情誼，法伯爾建議的第一個步驟是，總是看弟兄勝於自己。將自己的意見和判斷放下，

將弟兄的意見當成是自己的意見。第二是，效法他人的優點。注意弟兄間符合會規的德行和舉止，並加以效法；在這同時也注意別人的缺失，看自己在哪一點上最容易犯同樣的缺失。但是此時，如果有憎惡他人的感受出現時，需要譴責自己太過草率地作出刻薄的判斷。

法伯爾說，這種對他人的嫌棄或厭惡需要馬上連根拔除，不要停止拔除的工作，直到它完全被根除為止。他認為，當我們看到別人身上的某些缺失的時候，正是省察自己是否犯同樣缺失的好機會。

4. 加深與天主關係的方法

法伯爾說：「當我們開始要過良善的生活時，就是要準備我們的心靈成為天主的居所，並藉此而取悅祂。」因此他完全信賴天主，並在高懸十字架上的基督面前完全自我割捨，終於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

完全信賴天主

當法伯爾在巴黎遇見依納爵時，就已經開始學習如



何完全信賴上主。雖然他當時已經是飽學之士，也有很多人認為他具有高尚的品格，但是他對自己的評價卻很低。慢慢地，他從依納爵學習到，他的缺點和低自我評價是來自沒有將一切事放在天主手中；如果他完全信賴上主，那麼他就不會被自己的缺點所絆住。正是因為他慢慢地學習信賴上主，因此日後他能夠隨時待命、隨時啟程，即使是已經屆臨莊稼收割的時刻。他很少看到自己工作的成果，但是他相信在他離去之後，天主自會照料這一切。

法伯爾視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天主聖神透過我們而做的，他祈求自己能完全向天主聖神開放，讓祂帶領自己，直到自己能在一件事上找到天主、信賴天主。

自我割捨

當法伯爾愈來愈與被釘在十字架的基督結合後，他愈來愈不會融入富麗堂皇的氛圍中；他說他在奢華的情況下，常常覺得很乾枯。他也發現，只依賴人們的幫助和博取他們的尊敬，會阻礙自己與天主親密的結合。「我發現在人羣中最被尊敬的人，常常是內在最忽略基督和

聖神臨在的人，因為這曾經在我身上發生過」；因此他相信，那些愈不刻意討好人們，愈是接近被釘的耶穌的人，愈容易找到耶穌，也愈容易達到最終的榮耀。

而且他相信，救恩是來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因此，一個人首先要尋求的是願意與基督一同被釘，然後才和基督同享復活的光榮；而不是先尋求光榮，然後幻想自己有跟隨耶穌基督被釘的能力。他同時堅持，耶穌基督將自己交給了痛苦的死亡，然後摧毀死亡，我們也需要效法祂，把自己放下，將自己的身體交給痛苦和死亡，然後才能在天主內重新獲得生命。

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

法伯爾和依納爵一樣，認為受造物會幫助我們找到天主，沒有任何事物是在天主之外，因此我們應該視受造物如同是天主的器皿。他提供四個階段幫助人在受造物中發現天主。第一階段，一個人純粹欣賞受造物本身，而沒有意識到天主臨在於受造物中。第二階段，在欣賞的同時，人意識到受造物與天主有關，天主住在受造物之內；也就是說身體的知覺能夠體會到心靈的愉悅。第



三階段，人開始知道天主滲透在受造物中，要達到這個階段，需要先超越感官的影響，用我們最深的內在情感體會受造物。最後一個階段，人超越受造物（但是經由受造物）而尋求天主本身。也就是在這第四個階段中，人會在一切受造物中發現天主，換句話說，他在受造物上不尋求別的，只尋求天主。經由這四個階段，人學習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並且愈來愈加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因而參與天主在萬事萬物中的救恩行動。

完全信賴上主、謙遜地自我割捨，以及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是法伯爾的靈修特質，這幫助他一步步地加深他與天主之間親密的結合。雖然法伯爾有許多缺點，但是他能夠意識到它們，因此這些缺點反而成了他的資產，不但不阻礙他，反而幫助他全心依賴上主。他知道，如果沒有天主，他什麼也不能做，有了天主，他什麼都能做。這也就是依納爵神恩的理想：與基督在一起，在基督的救恩行動中與祂一致，將所有的受造物都帶到與天主的共融中。

【第五章】

依納爵的理想 與耶穌會的現實



為依納爵而言，生命的目的乃是與天主親密的結合。這份關係深深滲入他所做的每件事中，賦予他生命意義，成了他一切行動所倚仗的基石。依納爵將這份關係放在首位，直到它佔有他，耗盡他。

這份關係是依納爵留給教會的資產。在某些人眼中，它只是高遠的理想；對另一些人來說，它是值得擁有的造詣；還有些人以它作為生活方式，正如依納爵那樣。為耶穌會士而言，依納爵是他們生活之典範，而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則是他們的理想。

依納爵、薩威和法伯爾是非常不一樣的人，背景有天壤之別，性情也大異其趣。然而，他們卻為同一個目標所啟發，藉著與天主合作而獲得達成目標的力量。他們精力的活水源頭，正是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依納爵指引薩威和法伯爾進到那份關係中，但基督才是他們的領導者和心靈之主。在拯救人靈的工作中與耶穌合一，正是將他們和其他初期夥伴聯繫起來，形成耶穌會的力量。依納爵、薩威和法伯爾因著所成就的使徒事業聞名於世，但作為耶穌會士，這三位的不同凡響之處在於他們是屬靈的人，奮力追求可能企及的與天主極親密的結合。他們所服務的人也經驗到，達到耶穌會士所追求的同樣目



標是可能的。在日常生活中經驗天主，並在這份與主的關係內成長，是一種新的生活方式，那便是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

依納爵在他的《小傳》與《心靈日記》中，反省自己走向天主的旅程。這段在與基督的合一中走向聖三的旅程，始自依納爵在羅耀拉的皈依，當時天主讓他嘗到了「神之味」。這品嚐的經驗日漸增長，成為強烈的饑餓，以致依納爵整個人為了天主再也無心於一切不能滿足他渴望的事物。天主和那引領他與天主更接近的事物，才是他生活的指導原則，以及他全然服從與無條件服務的基礎。這種平心的態度，在《神操》的〈原則與基礎〉中自然流露：「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目的之事物」，而此目的就是「讚美、崇敬、侍奉我們的主天主」（《神操》23 號）。因此，「平心」是相宜於耶穌會士的美德，因為它彰顯了他與天主之間的關係。

這份與天主親密給合的關係，是耶穌會士的正字標記。藉由這份關係，天主賦予耶穌會士特別的恩寵，使他們隨時準備好去幫助別人也能經驗到與天主的這份親密關係。這意謂著耶穌會士在天主內，為主而活，他們

與基督一起工作，為拯救人靈而一同辛勞（《神操》95號）。一位耶穌會士若仰賴天主，單單仰賴祂，這會讓他變成天主手中順服的工具。他與天主的關係將因此而溢流到他的一切行動中，並使這些行動都具有效力。

依納爵渴望每一位耶穌會士的生命都扎根於神操，好讓天主在他們的生命中佔首位，並成為他們生活與行動的指導原則。依納爵在《神操》中所指示的默觀祈禱，是引人走向「持續處於與天主合一狀態」的經驗。真正的默觀祈禱，一如依納爵所提出的，又會引人走向默觀生活——「它本身便是持續的合一狀態，人處於此種合一狀態時，便在聖神的推動下祈禱與行動」。若是耶穌會士遵從依納爵的意向，以《神操》作為根基，而經驗到這種真正的默觀祈禱，那麼與天主親密的結合就會成為他們的生活方式。而耶穌會士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與基督的合一內達成的，並且他們的生活也都將呈顯出與天主之間的這關係。因此，他們的行動就成了「默觀的」。依納爵是所有耶穌會士的理想與典範。薩威和法伯爾便是實踐這理想的範例。他們兩人都以廣泛的傳教行動和使徒事業而知名，但這些外在事蹟乃是默觀生活的彰顯。在依納爵的督導和指引之下，兩人都達到與天



主親密的給合，所以在展開傳教行動之前，基督早已深植他們心中。因此他們有能力將「全知全善的造物主天主」（《會憲》134號）彰顯出來。

在依納爵的影響下，薩威為天主的愛所充滿，這愛成為他一切行動的驅動力。杜富（Léon Xavier Dufour）在對薩威的種種努力作評論時，告訴我們說，「倘若方濟在遙遠的國度立下了十字架，那是因為它早已先立在他自己心裡了」。儘管在歷史上薩威是以傳教活動而聞名，但在他生平中知他最深的人們卻描述他是「一位神祕家，擁有全神貫注於默觀的卓越天賦」。薩威擔心別人在聽聞他的英勇事蹟後會陷於誘惑，嚮往異國冒險及獲取聲名的可能性，因而常常勸勉人在踏上使命的路途前，應先為天主聖神所充滿。在薩威的種種成功與失敗、勝利與挫折中，與天主的這份關係一直支持著他，他知道天主才是真正成就自己一切作為的那位。基於個人經驗，薩威知道即使懷著慷慨的精神，想要為天主做一番大事業的人，若不扎根於天主內，其熱忱也會在傳教生涯的艱辛與孤寂中消磨殆盡。他也擔心那些不全然倚靠天主，也不願成為天主手中順服工具的人，很可能屈服於虛榮和功成名就的渴望。薩威能夠給予這些指示，是

因為他在自己生命中經驗過這些誘惑，而藉著全然倚賴天主克服了它們。薩威在一切事物中尋找天主，也找到了祂；因此，他經常與天主共融相偕。他的生命將依納爵「在行動中默觀」的理想做了示範。

薩威是個極為自信的人，他將自己的天賦才能與特質都交付給天主，任祂差遣。他很早便在依納爵的影響下學到，仰賴天主以及與主合一將賦予他生命意義，也會讓他的使徒工作具有效力。

法伯爾也像薩威一樣，由依納爵那裡學到相同的功課。與薩威不同的是，法伯爾畢生苦於缺乏自信，但他認識並充分覺察到自己的許多瑕疵和毛病，慷慨地將自己交給天主，信賴天主的工作能在他的軟弱當中成就。藉著將自己與天主的關係放在首位，法伯爾注意到在自己內聖神的動態，而發展出在一切中發現天主的開放心態，因此能透過受造物經常與天主共融。偕同天主，也藉由天主，法伯爾才成為有效的使徒，影響了當時歐洲人們的理智與心靈，因而成了保持那裡的天主教信仰的一股助力。

在與依納爵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間，薩威和法伯爾完全接納了依納爵所教導的生活方式。他們就像依納爵一



樣，透過《神操》，使自己得以從那讓多數人勞心費神、疲於奔命的世俗掛慮中解脫出來。在他們分別踏上各自的使命之路前，甚至在他們於致命山發願之前，他們都將自己全然交付給天主，好加深自己與祂的關係，並努力協助他人獲得救恩。薩威和法伯爾認知到，世間的一切事物皆是天主所創造，都是為了幫助他們達到自己受造之目的。即便是祈禱，也被視作達成這目標的工具之一。薩威在他所有的指示中，從不曾勸告未來的傳教士祈禱，反倒是堅持他們要自我割捨和克己，好能面對傳教生涯將遭遇的艱辛與誘惑。法伯爾也帶著平靜的決心面對生活的挑戰，而這決心來自對天主的信任。他堅持個人在生活各個層面上與聖神協調一致。為依納爵、薩威和法伯爾而言，祈禱並非是為天主所特別保留的一段時間，事實上，他們整個的生活和生命本身，就是祈禱。

1. 鴻溝

薩威和法伯爾由依納爵領受了所有的靈修培訓和指引，他們邁向天主之旅的根基就此奠定。隨著耶穌會的日益成長，後來的修會成員卻非如此幸運能親自接觸會

祖。依納爵對於耶穌會生活方式的概念，透過導師們一代代地傳了下來。每一代都離會祖更遠了點。時空距離愈遠，便有愈多不屬於依納爵的其他影響介入，減損了他教導的純度。狄吉伯特（Joseph de Guibert）認為，這很可能是嚴重危機之源，尤其依納爵去世後，會祖的強毅人格不復臨在，無法再以無比的威信將他自己曾堅定地描摹出的理想印在眾人身上。接著很自然地，不只一個成員在不知不覺中將這理想，用另一個比較近似那個時代在多數的修道團體中通行的概念來取代。

這種並非出自依納爵的其他影響滲入，在依納爵那個時代便已開始有人注意到，於是在關於達成依納爵理想的方法上，修會內部也漸漸產生了張力。

這種張力的發展始於聖方濟·博日亞。他在耶穌會獲得教宗批准之後不久便加入修會。儘管博日亞並不在創會夥伴之列，他的影響卻標明了耶穌會未來採行的趨勢。博日亞在當時流行的西班牙神祕主義熱潮之影響下，在與依納爵接觸前就已嘗過潛心祈禱的熱烈滋味。雖然他曾經接受過依納爵關於自我割捨、謙卑與服從的教導，但他神祕主義的傾向導致他渴望延續長達數小時的正式祈禱。由於博日亞的偏好，耶穌會內開始發展出關於正



式祈禱的兩股思維。第一股遵循依納爵的想法，堅持讀書修士和尚未發末願的會士每日只需兩次省察和誦念聖母日課經，便算有充足的正式祈禱時間了。至於那些已發末願的會士，關於他們祈禱的時間及方法，依納爵刻意保持緘默。依納爵的信念是，一位克己苦身、度默觀生活的人，無論何時何地，在行動中或祈禱中，都能從容地找到天主。既然依納爵切望耶穌會士「在一切事物中尋找天主」，他相信祈禱與行動間並沒有對立存在。因此，在依納爵的思維中，為祈禱保留時間是不必要的。他在一封寫給在遠東傳教的耶穌會士柏澤（Gaspar Berze）的信中，表達了這些心意：「只要將生活全部用來侍奉天主，一切都是祈禱。這概念必須滲透耶穌會的每個成員。雖然愛德行動會占去他們份量可觀的祈禱時間，但是，一定不可認為這些愛德行動中悅天主的程度，比不上正式的祈禱。」

第二股思維則與博日亞的傾向一致——覺得聖善的程度取決於祈禱的「量」。在博日亞心中，祈禱與行動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支持博日亞思想的人將祈禱放在首要地位，因為他們相信唯有透過正式的祈禱才能找到天主。

依納爵去世後，在萊內斯的領導下，耶穌會第一屆大會持守依納爵傳統而批准對正式祈禱加以時間限制的規定。此舉終結了討論，直到 1565 年博日亞被選為第三任總會長時，有關正式祈禱時間長度的討論再次浮現。這場重新展開的討論，其結果是第二屆大會的法令二十九，賦予總會長權力來決定祈禱的時間長度。屈服於來自修會內部和聖統教會的壓力，博日亞指示不同的會省在兩次省察之外又加上一小時的祈禱。他也不鼓勵默觀祈禱。他所採取的這些措施，漠視了依納爵在《會憲》中所界定的，以及他個人曾由依納爵所領受的關於耶穌會生活方式之指示。

依納爵在寫關於祈禱的準則時，腦海中的概念是：耶穌會士在發末願之時，應已自我割捨，也按《神操》所要求的，已有紮實的默觀生活根基。依納爵在《神操》中列出三種祈禱方法，把它們當作是一種祈禱教學。第一週的操練以推論性質的默想開始，並運用記憶、理智和意志。藉著這種祈禱，邀請操練者重整自己的生命。第二週中依納爵介紹默觀，作為感情的祈禱，並準備操練者運用心靈的五官，而這將是第三週的祈禱方法。這第三種方法是整合的祈禱，帶領人活出默觀的生命。

博日亞時代的耶穌會士，相信初期的耶穌會士皆卓絕非凡，因此能實行依納爵所預定為克己所必要的刻苦。這些稍晚的耶穌會士認為，期望比較普通的人實行同樣的事，是不切實際的。博日亞對祈禱的指示，部分是因應修會中對祈禱熱誠減退的現象。除此之外，博日亞的時代也存著一種懼怕，擔憂因為耶穌會的使徒工作導向，修會將偏離依納爵原本的理想。換句話說，擔心修會成員尚未適切紮穩靈修根基，便踏上使命之途從事使徒工作。博日亞的指示試圖確保所有耶穌會士，即使他們還沒有達到完全克己的境界，至少在內修生活中仍有點根底。碧岳五世也為耶穌會的靈修生活擔憂，因而向博日亞施壓，要他將耶穌會的某些做法調整成與當時其他修會一致。這些擔憂促使博日亞作出增長正式祈禱時間的決定。

這些掛慮同樣也是導致穆克安（Everard Mercurian）在 1574 年 11 月 25 日及 1575 年 3 月 21 日下令禁止感情的祈禱及運用五官的祈禱。穆克安是緊接博日亞之後繼任的第四任總會長（1573-1580 年）。按狄吉伯特的說法，促使穆克安寫下這些法令的顧慮為：若導引耶穌會士過於汲汲尋求心靈深處的天人合一，而對外在有形的

一切漠不關心，他們會有偏離使徒服務聖召的危機。事實上，當時這些傾向確實有日益顯著的趨勢。這使得穆克安憂心忡忡，而以強勢反應來加以抑制。

他的指示成功地將耶穌會士的靈修生活局限於單一的祈禱方法，那就是理智推論性質的默想祈禱。其結果是把依納爵所發展出的祈禱出發點，當成是耶穌會的祈禱方法。耶穌會祈禱因此被定義為一段特別保留的時間，在此特定的時間內運用記憶、理智和意志來默想。

博日亞有關祈禱長度以及穆克安關於祈禱方法的指示，在阿奎維瓦（Aquaviva）被選為第五任總會長時正式訂為法律，即 1581 年耶穌會第四屆大會的法令五。整個十九世紀間，這種以理智默想的祈禱方法在耶穌會中蔚為主流，對耶穌會士的靈修生活加以約束限制，造成重大影響。其結果是，許多人根本無法觸及與天主結合的默觀生活。

依納爵既相信個人與聖神之間獨特的關係，在他心目中，若有一個統一的祈禱成規，恐怕只會成了聖神工作的障礙。第四屆大會的法令五指定祈禱的方法及時間長度，再次背離了依納爵原來的理想。依納爵生前刻意對有關祈禱的規定保持沉默。他相信一位完成培育的耶



耶穌會士，既已在克己苦身上受過訓練，便有責任會和他的長上和告解神師一起找出最適於自己需要，也最能幫助他獲得與天主親密結合的祈禱與補贖的規畫。進一步說，依納爵強調的是，「在一切中找到天主」的重要性。為依納爵而言，為服事天主而做的工作等同於祈禱。因此，在服務中就如同在正式的祈禱中能同樣自在地找到天主。他在一封 1549 年寫給博日亞的信中強調：「值得了解的是，人不僅在祈禱時為天主效力……。實際上，許多時候有別於祈禱的其他方式更能為天主效力。」

博日亞、穆克安和阿奎維瓦的用意，都在於保持耶穌會忠於依納爵對祈禱的基本了解；然而，他們並未施行依納爵在《會憲》中所寫的，卻對之加以增補和修改，結果脫離了依納爵原來設定的方針。這麼一來，正式的祈禱反而成為找到天主的方法及傳教使命的準備。為博日亞、穆克安和阿奎維瓦而言，祈禱結束後，行動才開始，這是他們與依納爵不同之處。

耶穌會繼續走在博日亞、穆克安和阿奎維瓦所開鑿的路徑上，直到 1965 年的三十一屆大會。由於梵二大公會議的命令，所有修會都要檢視會祖靈修的特恩，而回歸自己的根源，耶穌會士又一次提起關於祈禱的長度和

方法的問題。昔日的爭議再度興起，在耶穌會中祈禱之地位的問題也再一次被重視。三十一屆大會試圖回歸依納爵對於祈禱的理想，強調因應個人需要而調整的重要性。然而，此屆大會的成員們也了解到博日亞、穆克安和阿奎維瓦曾遭遇的同樣困境。為了努力確保修會時常維持祈禱的心態，他們採取折衷方法，得以既忠於依納爵，也保留過去四百年來博日亞、穆克安和阿奎維瓦所制定的傳統。這項折衷的結果見於法令十四，它規定個人每日祈禱是絕對必要的，但卻沒有硬性指定祈禱的普遍形式：「大會留心到目前的靈修生活發展情形，不願意把一套硬性規定的祈禱方式和當用的時間，一律加給全體會士去遵行」（三十一屆大會，法令十四，11號）。

法令十四調和了兩個傳統，它們中一個由依納爵所開始，另一個是阿奎維瓦所設立。在這麼做的同時，可能解決了舊爭議，但同時也引發起新爭議。它一方面維持了依納爵的「適應個人」原則，並清晰表達他對於祈禱和服務之間並無對立的了解；然而另一方面，由於把強調重點放在「個人每日祈禱的絕對必要」上，三十一屆大會可能在無意間仍存留了祈禱與行動的二元對立。那些支持「適應個人」原則，並倡議祈禱與服務是一體



的會士，不強調自己生活中的個人正式祈禱。於是服務成了他們對聖善的定義和個人成聖的途徑。那些處於另一極端，主張個人每日祈禱絕對有必要者，努力促進耶穌會士個人和團體的正式祈禱。個人及修會的聖善為他們而言，是以用於正式祈禱的時間之比例來衡量的。

這爭議因著與使徒工作有關的法令五而益發激烈，演成危機。第三十一屆大會響應梵二大公會議的顧慮：教會以及耶穌會的使徒工作，耗費的努力與所得到的效果不成比例。此屆大會的成員感覺到，這種欠缺效力的主因乃是因為「我們對這個變動的時代沒有做相稱的適應」（三十一屆大會，法令二十一，1 號）。這看法來自梵二召喚各個修會要回應時代之訊號。那些對於使命領域中不正義和有待解決的問題感同身受的耶穌會士，熱忱地擁抱教會與修會的這個新方向。他們採取的口號是「工作便是我的祈禱」。這些耶穌會士與梵二〈教會傳教工作法令〉（*Ad Gentes*）一致，將海外傳教和社會關懷視為要務。

而為那些願意追隨在阿奎維瓦領導下所建立的較傳統途徑的耶穌會士而言，這趨勢造成一種張力。按卡威茲（Jean-Yves Calvez）的看法，這成了某些耶穌會士很

大痛苦的起因，他們感到不安心，因為這個重大轉變似乎遠超過修會所設定的限度。他們切望維持那些曾經賦予自己生命意義和定義的傳統結構。

張力繼續攀升，而在 1970 年達到高峰。這段時期流傳著許多謠言，說在荷蘭情勢極為緊張，而在西班牙則有要求創建自治會省的呼聲（編註：創建自治會省好能繼續維持舊的傳統），更別提其他地方也有不那麼嚴重但類似的問題。

這股張力如此強烈，竟成為耶穌會在 1974 年召開第三十二屆大會的原因之一。大會對此張力的反應，是謙遜誠實地面對問題。處理問題的焦點不在於內修生活，而在於耶穌會的使命的共同定義是什麼，以及如何以耶穌會士的生活方式及結構來回應這問題。經過深思熟慮，此屆大會試圖消解兩派之間的張力，因而耶穌會的使命被定義為：「服務信仰、促進正義」。

引用大會的話來說：「這樣，信德之路與正義之路是不可分的道路。……信德與正義在福音教訓中沒有分開：『藉著愛，信才有能力。』所以我們的目的、我們的行動、我們的生活也不能被分割。」

「再進一步，服務信仰與推行正義並不是我們許多



工作中之一種，而必須是貫穿我們一切工作的因素，甚至它不僅貫穿我們的工作，而且是我們個人、團體及四海一家的精神。這就是本屆大會所說的基本抉擇。大會的其他宣言和訓示，都假定此一抉擇，並以此為準」（三十二屆大會，法令二，8-9 號）。

三十二屆大會試圖讓信仰與正義成為耶穌會服務工作的指導原則。再一次，張力的解決方案是妥協，而導致了強調服務重於祈禱。這法令並未解除張力，反而造成修會內更加分歧的不幸結果。

這兩方都真誠地努力保存真正的依納爵傳統，但都沒有把祈禱或使徒工作視為「從容地在一切中找到天主」的方法，就如同依納爵所宣稱的一樣。描述依納爵的特質為「即便於行動中也在默觀」的納道爾，曾一語道出耶穌會的聖召是：「去默觀並帶著情感品味屬靈的事，以及那在一切事物、行動和關係中臨在的天主。」因此，一位耶穌會士受召，藉由奮力邁向「可能企及的與天主極親密的給合」（《會憲》723 號），而成為另一個依納爵。

2. 理想的可行性

在那些強調正式祈禱之需要和崇高地位，以及那些真正深刻關切行動之重要性的這兩派耶穌會士之間的爭議，始於依納爵的時代，並持續影響耶穌會至今。這爭議源自將祈禱與行動視為兩樣分開的事。在依納爵看來，這種張力是絕不會出現的，因為對他來說，祈禱和行動是不可區分的，兩者皆是與天主親密結合的途徑。儘管這爭議已導致耶穌會分歧，但那些有能力經驗到祈禱與行動為同一件事的會士，仍能達成與天主之間極親密的結合。

3. 耶穌會今日的現實狀況

薩威、法伯爾和其他初期耶穌會士所達到的依納爵理想，今日仍具意義嗎？現今的耶穌會士，真能藉由奮力邁向可能企及的與天主極親密的結合，而在一切中找到天主嗎？依納爵以此理想作為耶穌會士的卓越定義，而納道爾相信天主給予依納爵的這份天賦也「賜予整個



修會；這份相同的默觀恩寵賜給了我們每一個人，而且與我們的聖召一併賜下」。

我們已經檢視過薩威和法伯爾的生平，他們與依納爵一起度過在耶穌會內的培育時期，並以依納爵的理想作為自己的生命和行動之準則，而與他並駕齊驅。這樣的爭議絕不會波及他們的生命，因為他們也像依納爵一樣，視祈禱與行動為一體。也有其他耶穌會士達成同樣的理想，即使他們無緣於依納爵生前遇見他，認識他。

雅魯培生活的年代比依納爵晚了約四百五十年，在他生平對耶穌會士的最後一次演講中，表示活出這理想是可能的。在雅魯培看來，依納爵「與天主親密給合」的理想應為耶穌會培育的核心。他深信耶穌會士應受培訓，好能「在天主的臨在中生活，並在聖德上成長，作為對未來的最佳準備」（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號）。他要耶穌會士委順於天主，祂「如此令人敬畏，而又如此親和」（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號）。那些在耶穌會生活中扎下良好根基的人，「並非以工作，而是以天主為他們生命的中心」（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他們「將天主放在核心地位，……養成對天主真實的臨在具有獨特的意識」（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號）。如同依

納爵，雅魯培在臨終時能說：「知道並感受自己這般全然在祂手中，確是深奧的屬靈經驗」（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 號）。雅魯培相信納道爾所說關於依納爵的話，在他自己的生命也是真的，亦即他所領受的恩寵，也是為教導啟發整個耶穌會，「好能跟每個耶穌會士彼此分享」（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 號）。

那些像薩威和法伯爾那樣認識依納爵的人，及那些如雅魯培般從未見過依納爵本人的人，都曾效法他、以他為典範。始於博日亞和之後歷屆的耶穌會大會雖認識依納爵的理想，但卻都沒有發展或強調依納爵所提供達到他靈修目標的方法途徑。隨著人數的增長，耶穌會也變得益發害怕因為達成依納爵的理想反而會導致光照主義（Illuminism；譯註：主張基督的光照自在人心，不需求諸身外，此即依靠自力得救的派別）或白拉奇主義（Pelagianism；譯註：過度強調自由意志，趨向依靠自力得救，忽略天主恩寵之必要性的異端）。在試圖防止這事的同時，耶穌會順從當時的大環境，而開始順應傳統的修會生活方式。

在此可提出這個問題：依納爵的理想在歷史中代代傳遞，其結果是否造成了人們對依納爵的理想有所曲解？



這曲解可以在這一點上看出：依納爵所期望於我們的與天主建立關係的心態，已經被人們改變了。依納爵要我們隨時準備好，讓天主在我們內，並藉由我們，施展祂的奇妙化工。依納爵在《神操》中的幫助和指示既是主動的，也是被動的。雖然一方面依納爵將《神操》定義為「整頓料理自己的靈魂，驅除偏情……的各種方法」（《神操》凡例 1）。他卻堅持「讓造物主真主親自照拂祂所寵愛的靈魂，循循善誘地導引他……踏上侍奉祂的坦途」（《神操》凡例 15）。依納爵期許他的追隨者在《神操》中，經驗到相同的導引準備而藉以生活。他們應度這樣的生活：「用大無畏的精神及落落大方的態度，對待他的造物主真主；將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全部獻上，讓至尊天主按照祂的至聖意旨處置他本人及他所有的一切」（《神操》凡例 5）。

當他們充分投入生活時，他們的心仍與天主在一起，曉得唯有天主才會是一切聖善的成全者。

在歷史中傳遞依納爵的理想所造成的曲解，也延伸至依納爵為幫助我們達到他理想而留下的方法上。他要耶穌會士克己、自我割捨，脫離一切事物的牽絆，致力於達成可能企及的與天主極親密的結合，好讓他們能像

他一樣自在地在一切事物中發現天主。若是耶穌會士注意雅魯培的最後勸告並「將天主放在核心地位，……養成對天主真實的臨在具有獨特的意識」（三十三屆大會文獻，94 號），或許尚能達成依納爵的理想。人們很可能會和拉內（Karl Rahner）一起猜測，是否依納爵的圓滿時刻尚待來臨：「我敢這麼想——依納爵屬於未來，而不屬於即將結束的這個時代。那些在歷史上自稱是他的弟子門生者，在未來是否真能代表這股精神，還有待觀察。」

身為耶穌會長上而了解依納爵理想的人，明白這理想所要求於修會初學修士的高度期望。他們或許並沒有訓練這些新的追隨者佩上依納爵的寶劍，卻把它熔成別的樣子，好讓那些未經培訓的人也能輕易掌握。結果是，這擔子為某些人或許變得比較輕，以致他們不再感到有必要達成依納爵的崇高理想。另一方面，為其他人而言，這把劍的重量卻變得太沉重而無法施展。而那些未進到與天主在默觀中合一的人，可能會傾向倚靠自己人性上的才能，而不信賴天主，與祂在一起成為祂救贖工程中「同甘共苦的夥伴」。在他們為天主贏得人靈的企圖中，他們可能已經忘了要先在自己內尋求天主，好能在一切



事物中找到祂。

在此提出薩威、法伯爾和雅魯培，以證明無論是處在怎樣的局勢、時代、文化中，也不論擁有怎樣的性情氣質，人們都有可能活出依納爵的理想。他們克服萬難，達成與天主親密的結合，並且他們是藉著遵循依納爵所提供的方法和幫助，才達到可能企及的親密結合。他們證明了依納爵的理想並非只保留給非凡的特選者，而是活生生的理想，只要人有堅忍的毅力，能接受透過依納爵而來的恩寵，在現代仍能達成這理想。而正是這些有堅忍毅力的人，會將依納爵的精神和理想，一直傳承到未來。

【附錄】

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的 真實整合

雅魯培神父致全體會士的一封信



親愛的主內弟兄們：

已經有好一段時間沒有給全體會士寫信了。為了能對耶穌會的現況有一個更完整的圖像，在大會（編註：此為耶穌會第三十二屆大會，1974年召開）結束後到現在的一年半之間，我第一次與所有的省會長見面，並且召開諮議會，徵詢各省會長聯會主席們的意見。另外，來自地方長上和各工作負責人的年度報告信以及其他文件的幫助，也使得這個圖像更為清晰。我的諮議們和我用了很長的時間來研究這些寶貴的材料，並在權衡思量過你們許多人的來信後，我想我能說：就整體而言，不論在世界何處，我們都真誠地努力去了解 and 吸收大會的文件，特別是透過個人和在團體內的閱讀、默想和祈禱。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要將大會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那麼就還有許多障礙需要我們去克服。大會的法令不是為了我們精神上的滿足，而是要為我們的工作確立一個實際的指導方針；而且在三十二屆大會中，已經向我們清楚地表達了：我們所做的一切，正在考驗著我們是否仍然真誠地接受天主的召叫。把這些法令實踐在我們的生活中，是我們在今日跟隨基督的方式。而



我在前面所描繪的不同層面的交談（與省會長、與諮議，以及信件的來往），就是我們共同並持續不斷的對天主旨意的追尋。我現在的目標就是要藉著下面兩件事來和你們繼續這樣的交談：和你們分享我認為目前對修會最重要的信念；同時也按照大會所要求我們實行的，建議幾項議題來指導反省和評估的進程。

1. 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

我可以將我所深信的、為我們現在最切身的事，總結為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堅實地加強我們的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如何將兩者完美地鑄成一個整體，致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真正源自福音，並且在今日為耶穌基督作有力的見證呢？這個問題又能分成兩個：(1)我們所賴以生活的靈修，是否按三十二屆大會所要求的，賦予我們的使徒工作創造的開放性和勇敢的承擔性呢？(2)無論在個人或在團體層面，我們現在所懷有的、和實行使命的行事風格，是否反映出一種支持和推動這樣行事風格的深度靈修？

如同你們所意識到的，這些問題並不是文字表面上

的問題。我提出這樣的問題是由於下面的事實：雖有證據顯明，在耶穌會中有靈修上的更新，以及一種新的使徒衝勁，然而，在靈修和使徒工作這兩方面，也出現了品質降低和兩者彼此分裂的徵狀。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許多會士沒有在個人層面上，將兩者適當地整合起來。結果，不但造成了不滿、個人的厭倦、幻想的破滅；而且也造成個人與團體之間的張力。我們也發現到，我們當中許多人，他們慷慨大方的心力完全被許多新增加的或是舊有的活動占滿了。不過，我們可以好好地問自己，這些工作是否具有明確的標記，可以標誌出耶穌會使徒性的特徵：「這一夥人同時是會士、使徒、司祭，對羅馬教宗有一特殊敬愛和服務的聯繫」（三十二屆大會，法令二，24號）。另一方面，雖然我們明顯地看到會士忠信地實踐我們靈修生活中的傳統訴心，可是我們也缺少了使徒創意，這是我們在現今所生活的這個新社會中，從事福傳工作所需要的。



2. 根本的問題：怎樣實際地成為一個「行動中的默觀者」

當然，我所描繪的並不是一個完整的現況，那完整的圖像遠比我所描述的複雜和全面。然而，我所描繪的確實點出了一個基本的難題，那就是很多人沒有深厚的信仰經驗，也沒有將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信仰和使命）真實地整合在一起，而這些本來應該是滲透和給予我們生活各方面活力的根本所在。換句話說：今天我們應該給「行動中的默觀者」一個非常具體的含意，它必須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而不僅僅是一句口號。

三十二屆大會清楚地認為並期望每個耶穌會士都有一個深深的、個人性的內在整合。的確，這個理想的宗徒使命（如同在三十二屆大會所呈現的）——而這理想與〈會典綱要〉所表達的並無二致，只是大會以一種現代的辭彙將之表達出來——如果沒有以上的整合，根本連想都不可能，更不要說表達了。在《會憲》中也同樣地表達了這個理想的真實性（《會憲》812-813號），並且三十二屆大會的法令二也對此作出了詮釋。

3. 我們的使命和今日現況的要求

當我們把這些觀念應用到今日的世界時，以下的結果將會隨之而來：

- 成為耶穌的見證人總是要求我們成為信仰的人，也就是成為和天主的接觸有豐富經驗的人，並且能慷慨地和別人分享那經驗。在今日俗化的世界中，對此層面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多。

- 實踐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四有關真實的促進正義的種種目標，只有在下列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將促進正義的實踐，視為是對耶穌位際性的信仰（personal faith）的效果，以及將這實踐視為是這個信仰的清楚表達和實現。將「促進正義」和「服務信仰」分離的嘗試，顯示了對法令四的誤解。的確，嚴重的曲解應該受到譴責，因為那將產生一些不是法令、也不是大會本身所建構的結果。

- 在今日要擁有願景和力量去實現我們使徒工作的優先，和在實現過程中慷慨大方地相反自己怠惰的天性，這兩者要求對聖神的服從。服從聖神是一項恩賜，這恩賜是謙卑地尋求聖神的果實，和在真正地投身於祈禱的



生命深處實現出來的！

· 只有當一個會士有充滿生氣的靈修意識，並能夠與弟兄們分享時，我們才有可能在所有的活動中，特別是在那些具有明顯世俗特徵的活動中，將會士、使徒和司祭的不同面向保持適當的平衡。而且當我們的福傳工作只能被容許暗暗地表達我們信仰的時候，我們的信仰應該特別堅強。而且就在此時，這類活動的使徒正當性在我們的理智上應該比以往更清楚，而且更需要堅持信仰與行動的整合。但是如果我們沒有在謙卑的祈禱中尋求天主恩賜的話，這一切都將淪為空談。

· 在今日每一時刻和每一使命中，活出「在行動中默觀」的生命應被視為是一份天主的恩寵和一種祈禱的方法。這將會幫助我們以福音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現實的世界，並且不斷地以福音來面對（面質）那個現實。

· 最後，也許當今比已往任何時代為我們更清楚，信德不是一旦獲得了就永遠持有的，它可能被削弱甚至喪失；信德需要不斷地更新、支援和加強。因此，如同過去一樣，「在我們的信德、望德，受到無信與不公平的考驗」（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四，35 號）的外在環境時，會比以往更要求我們祈求得到那無時無刻一定會賜

給我們的信德。祈禱幫助我們發展我們適當的靈修立場；把我們從完全依靠人的方法和極端的教條主義中釋放出來；同時也準備我們，在謙遜和簡樸中開放地去接受那只賜給小孩子的啟示（路十 21）。

4. 尋求解決的方案

我們必須誠實地面對下面三個任務：省察、加深我們的信德，和祈禱，並且將這三者更緊密地整合在我們的使徒工作中。

尋求真正的整合

我們修會中有些弟兄的使徒工作是在艱難的環境下展開的，那些環境不全然是有利於靈修和祈禱生活，至少並不是按我們通常和傳統方式所認為的那樣。

這些人面臨一個新的挑戰，那就是：尋找別的更適合他們情況的祈禱方法或祈禱形態，但是根據最近大公會議的指示，這種方式或形態都要全面確保對天主的位際性經驗，而這位天主是在耶穌內將自己啟示給我們的



天主。如果在不斷的努力和堅持之後，還是沒辦法達到上述的要求，那麼就會引起是否應該繼續該項使命的爭論。對於決定是否繼續或放棄該使命，重新評估是很必要的，但是如何做這樣的評估呢？

另外，那些在靈修和祈禱生活上，至少從外表上看來，比較依循慣常和傳統路線的人，也有一個新的挑戰在等待他們，就是問他們自己，是否自己的生命是實在的；換言之，是否他們的行動和工作風格愈來愈肖似基督；是否在他們之間的愛德和團結的程度有所增長；是否他們更準備好去「效法吾主基督，為真真實實地更加肖似祂」（《神操》167號）；是否他們具有使徒熱誠，而這熱誠是更具有創造性並奠基於信任天主，而不是基於其他任何的安全。我們的忠誠不應該是陳腐或靜止的，而應該是活潑、多產的，正如教宗所提醒我們的那樣（參閱教宗保祿六世的訓諭，1974年12月3日，AR XVI 44）。

逐漸意識到問題

我們不能漠視當今世界存在的更深和更有影響的社

會潮流，它們嚴重地影響我們對靈修生活和使徒工作的正確了解，甚至有時威脅我們個人信仰生活的基礎。這些潮流隨處可見，有時它們傾向於：俗化主義、相對主義，或否定超越界；另有一些時候，它們是一些神學立場，對我們所信仰和所經驗到的道成肉身、救贖、教會、聖事等等奧蹟，提出挑戰。面對這些，我們必須在信仰的光照和教會的教導下，以謙遜的耐心加以反省。

顯然，並非所有的信仰危機都是毫無希望，都會導致信仰的喪失，雖然有時這樣的事也會發生。某些內外存在的衝突，曾經是、而且也一直將會是許多信仰模範和偉大基督徒的必然遭遇。這些衝突的因素，明顯地有助於淨化他們自己和他人的信仰。

那些關心和獻身在非基督宗教世界中福傳的人，可能會遇到這些衝突，而這些衝突的經驗將非常有助於朝向「交談對話」，這樣的「交談對話」將會使他們所宣講的基督——天父的啟示，更容易被理解。如果這些人是謙遜的、接受他們基本的不完美、在天主的奧蹟中敬拜和愛慕天主、服務和關愛他人，甚至能為別人奉獻出自己的生命（參閱若十四 13），那麼他們的忠信將會為教會貢獻良多。



開放自己面對新經驗

在這樣的環境和影響的交織下，我們更需要以一種負責的態度去拓寬我們祈禱的經驗。在這個時代，聖神藉著激勵各種不同的祈禱形態和模式，來豐富基督徒的生命。這些祈禱方法有個人的、有在團體中的、有相對較新的，也有一些是經過很多耶穌會士在過去許多年來已經實踐的，如依納爵自己、方濟·薩威、法伯爾等等許多投身於使徒工作的傑出耶穌會士們。在這些能達到真正心靈成長的方法中，一定有許多可以融入我們的生命裡。在嘗試將這些方法融入我們生命中的時候，如果按照最近幾屆大會所建議的，把它們帶到愈來愈有需要的靈修指導中，以及與長上之間的個人分辨裡，將會是很有幫助的（三十一屆大會，法令十四；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十一）。

在此，我願意向那些被修會派遣到困難的使命中的弟兄們，表達我衷心的感激，因為他們在新奇的環境下，真誠地努力將默觀和使徒工作加以整合，而且他們是如此謙遜地和那些在靈修上傑出的耶穌會弟兄們一起作真

實的分辨，好能藉此尋求幫助。如果他們的依納爵式的默觀經驗（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四，19號）引導他們重新降服於耶穌基督天主之子的召叫（斐三14），那麼這些經驗就是真實可靠的，而且只要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將可以為我們所有的人提供很大的幫助。對此，我們都還需要學習。因為聖神的風「隨意向哪裡吹」（若三8），願我們知道該如何聆聽那些吾主給他們講話的人。

在聖神內的終身培育

最後，我們必須認識一個事實，那就是也許很多人還不夠注意到，大會煞費苦心的一個成就，便是開始了一個整體性的教育過程，這教育過程能為個人和團體在默觀和行動之間，帶來一個更密切的整合，而這正是生活於聖神內的終身培育之真實過程。

大會依據最純粹的依納爵傳統，特別強調「操練」的整體涵蓋範圍，它含有不同的說法：「分辨」、「神學反省」、「意識和分析真正的問題」、「評估」、「修正」等等。如果我們真正地以「聆聽天主的聲音」和「虔誠地將世界和福音融合在一起」這兩個意向，來實行這



些操練，那麼這些操練應該有助於將我們的祈禱與行動的分裂連結起來，並且會賦予我們所做的一切一個深度的宗教幅度，同時也會給我們的靈修生活一個真正的使徒性幅度。

假使我們如依納爵所期望的，在每一天，或在我們的會議和工作結束時，定期地、甚至以一種有系統的方式問自己：在這段時間，聖神在我們內完成了什麼？吾主想教導我們什麼？還有哪些事我們還沒有照著聖神的心意去完成等等，然後，我們將逐漸地學會不只看到我們工作的技術和世俗的幅度，而且學會在我們的所作所為中，彰顯那適合我們作為耶穌夥伴身分的特徵。這不就是依納爵的意識省察的真正意義嗎？

5. 實際的建議

我用三個具體的建議來結束以上廣泛的談論：

(1) 以上所說的使我相信：天主要我們在未來幾個月，把如何將我們的靈修生活和使徒投身作更緊密的整合的這個問題，作為個人及團體特別反省的主題。

(2) 作為默想、學習和反省的材料，我再次建議你們

採用最近兩次大會的法令（特別是三十一屆大會，法令十四；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十一），尤其是最近撮要出版的《耶穌會士的生活》（*Jesuit Religious Life*）（第一部分，6-12號；第二部分，1-9號），以及我在其他情況所寫的關於這主題的一切（例如："Puncta Quaedam ad renovationem spiritualem Societatis," AR XV, 732-740.）。

(3) 最後，我邀請你們，無論是個人還是團體，在吾主天主面前用真誠分辨的精神，自問和回答以下這些問題：

- 從工作本身、我個人的目標，以及我執行工作的方法（目標、動機、方法）來看，我在耶穌會內的工作是否具有應該標誌出我的耶穌會聖召的特徵之使徒性動力呢？

-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如何按照修會的要求，真實地整合我對天主的經驗與更重要的使徒投身呢？

- 我對天主的經驗——這是在團體內所分享的，是否超越那些我所應忠信遵守的外在形式？我能做什麼，好讓我對天主的經驗不只是外在的俗套？

- 我對正義的投身有多大的程度是從我的信仰而來的呢？而我的信仰又有多大的程度推動我真正地效法貧



窮和謙遜的耶穌，因而投身於推行正義呢？

· 如果我已經放棄、或相當程度地減少了修會仍然認為對滋養靈修生活不可或缺的方法，例如：個人祈禱、領受聖事、年度避靜（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十一，8-13號），那麼我應該在天主面前誠實地問自己：是什麼原因造成現在的情況？而我應該怎樣去補救呢？

· 關於調整我祈禱的時間和方法以適應我特殊的需要這件事，我是否尋求長上的幫助，並謙遜地徵詢靈修指導者（三十一屆大會，法令十四，7，9，11-12號；三十二屆大會，法令十一，9，36號）的建議？

6. 結語：「生活出來的活力靈修」

你們的信還提到了其他很重要的議題，我希望以後能有機會在其他場合和你們討論。在這封信中我所寫的，就是希望讓你們的注意力放在我認為對整個耶穌會都具關鍵性的事宜上。

願天主幫助我們以清楚的洞察力和喜樂，在當下和未來能更有深度地發現這種「生活出來的活力靈修」，也就是教宗在他對這次大會的訓諭中所指出的：「有活

力的依納爵的精神」（1974年12月3日）。它是耶穌會存在和行動的神聖保證，尤其當耶穌會在考驗和煉淨自己的時候，可以使得每一位會士都成為「在當代公教信仰生活上的靈修領袖和培育者」（1974年12月3日）。而我們使徒工作的有效性——這是我們唯一所關心的（《會憲》813號），不會有其他來源，不會來自人的力量，而只會從那扎根於「天主的德能」之來源產生（參閱格前二4-5）。

主內

耶穌會總會長 雅魯培

1976年11月1日諸聖節

寫於羅馬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保祿·顧定豪
(Paul Coutinho, S.J.) 作; 李驊、張令憲編譯

—初版 -- 臺北市: 光啓文化, 2008.05

面; 公分

譯自: The Ignatian Ideal and Jesuit Reality

ISBN 978-957-546-621-3 (平裝)

1. 天主教 2. 靈修

244.93

97007865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與天主親密的結合

2008年5月初版

◎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作者: 保祿·顧定豪 (Paul Coutinho, S.J.)

編譯: 李驊、張令憲

繪圖: 小俞

准印者: 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 光啓文化事業

地址: 台北市 (10688) 敦化南路一段 233 巷 20 號 A 棟

電話: (02)2740 2022

傳真: (02)2740 1314

郵政劃撥: 0768999-1 (光啓文化事業)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 94 號

發行者: 鮑立德

E-mail: kcg@kcg.org.tw

網址: <http://www.kcg.org.tw>

承印者: 永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師大路 170 號 3 樓之 3

電話: (02)2367 3627

定價: 160 元

光啓書號 205291

ISBN 978-957-546-621-3

為依納爵而言，生命之目的乃是親近天主，與祂密切結合。這種在生活中「持續處於與天主親密共融的狀態」深深滲入依納爵所做的每件事中，使他成為一位「行動中的默觀者」，一位「在一切事物中找到天主的人」。

本書作者認為，依納爵所揭示的這份天人合一關係，是耶穌會的正字標記，是可奮力達到的理想。他以方濟·薩威、法伯爾這兩位初期夥伴，以及晚依納爵約450年的雅魯培為例，證明人不論處在怎樣的局勢、時代及文化中，也不論擁有怎樣的性情氣質，都有可能活出依納爵的理想。

依納爵神恩的理想並非只是保留給非凡特殊者的古老遺產，而是活生生的理想；所有認真追隨依納爵的人，都會堅毅地把這理想世世代代傳遞下去。

 光啟文化事業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ISBN 978-957-546-621-3 \$160



9 789575 466213 00160

光啟書號 205291

定價 160元